

復社紀畧總綱

辰崇禎元年

上年丁卯張采中式經魁 張溥恩貢 周鍾選社十三子文

己巳二年

尹山大會 溫體仁入閣 用內臣 蔣德璟授編修 黎元寬周鏞俱禮

部主事 周南主 張采授臨川知縣 徐沂金聲庶吉士

庚申三年

鄉試楊廷樞中解元 張溥吳偉業竝經魁 吳昌時陳子龍竝中式

金陵大會

辛酉四年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會試主考周延儒 會元吳偉業 會魁張溥 楊以任馬世奇成德管正
傳周之夔劉士斗並中式 殿試吳偉業榜眼張溥庶吉士周之夔授蘇州
府推官劉士斗授太倉州知州 錢龍錫成定海衛 吳偉業疏叅蔡奕琛
中壬五年

張溥給假葬親歸 虎丘大會張溥為盟主合諸社為一定名復社刊國表
社集行世 十二月周鑑疏諫用內臣奉旨削藉

酉癸六年

六月周延儒馳驛歸 溫體仁為首輔 鄉試姜曰廣為主考陳名夏周胡
齊歸繼登並中式劉侗在北闈中式

亥乙八年

行保舉 七月文震孟拜大學士 撤回內臣 召起劉宗周惠世揚黃道
周 十月文震孟閑住 何吾騶致仕

卯丙九年

二月三科武舉陳啟新建言授吏科 張漢儒疏訐錢謙益瞿式耜奉旨逮
問 五月監生陸文聲疏論復社 奪情起楊嗣昌為兵部尚書 八月孫
以敬周家玉並中式

丑丁十年

會試孫以敬中式

寅戊十一年

吳昌時授行人拜首輔薛國觀門下 薛國觀疏題監生王陞彥為中書舍

己卯十二年

三月考選吳昌時考授科欽改禮部主事 鄉試趙自新張若義吳晉錫竝中式

庚辰十三年

會試胡周鼎中式 四月黃道周解學龍下獄 六月給事中袁愷疏叅貪官受賄首輔薛國觀回籍家臣傅永淳少司寇蔡奕琛俱下獄葉有聲亦下獄 薛國觀即訊 十二月吳昌時給假歸

己巳十四年

二月黃道周戍辰州衛 三月楊嗣昌自縊於軍 四月召起閣臣周延儒賀逢聖張至發辭不起延儒逢聖應命 五月張濬卒 六月薛國觀賜死

中書王陞彥棄市各籍其家

壬午十五年

三月吳昌時起官禮部主事尋改文選司郎中 黃道周復職 皇極門粘貼二十四氣 欽點吳牲陳演黃景昉入閣 下冢臣李日宣於獄併及司官

癸未十六年

四月周延儒視師 九月會試會元陳名夏 吳易張若義黃淳耀周鍾朱積皆中式時賊勢孔迫故改試期 十二月周延儒賜縊 吳昌時棄市

復社紀畧上卷

眉史曰。自令甲以科目取人而制藝始重。士既重於事。咸思厚自濯磨以求副功。令因共尊師取友。互相砥礪。多者數十人。少者數人。謂之文社。此即以文會友。以友輔仁之遺則也。好修之士。以是為學問之地。馳騫之徒。亦以是為功名之門。所從來舊矣。粵稽三英文社。最盛者莫如顧文康公之邑社。友十一人。如方舉常、魏恭簡、輩後皆為名臣。可謂彬彬者矣。嗣後歸熙甫為南北二社。一時文學之士。霞布雲蒸。若李蘆甫、方思魯、吳秀夫。今文步古文之脈。實是鹿城始。

章皇帝初元。有詔限字。陳晉卿許公旦頌茂善。改為短調。王伯卿碩實甫王幼文繼之。後先增美。後稍中衰。王淑士張宗曉遂起其靡遺。清堂稿出。頌九疇為

海內所宗次之則推豫章郝仲興毛伯稱作家陳大士際泰費無學而隱為一時文雄吳門文文起姚孟長棠丘陳行卷暨艾千子南英羅文正萬藻諸稿為一帙謂之江右奇文由是天下皆推豫章同時中州吳巒稱鍾岳梁溪恩馬居常世奇武陵宋羽皇鳳翔並號文章宗匠已而撫州章大力世純以善曾南豐湯若士之學顯其時月旦謂之陳文章羅海內業制舉家爭延致之以致千子與萊陽宋九青玠大力與景陵譚服膺元禮同覲席天下羨之如神仙焉哲宗立大力舉於鄉墨義出遐邇奉為法程迨甲子艾得雋而以策論譏訕時政與主司同受罰天下不惟重其文兼重其人於是司清議者易其稱又謂之艾羅陳章云四子之學各有短長大士優於時藝又經義能補賤註所未備而拙於古文詞然其時藝即古文亦其才然也章羅皆法晉魏而大力用意勝特失之俚

文止構詞勝或流於靡兩人相師而不能相通亦限於才耳千子進取秦漢唐宋諸大家講開闔變化首尾起伏之法卓絕一世獨於制藝斤之格套不出前人窠臼但以善於訓詁切於脈理選義出舉世群然師之吳越齊魯咸奉為準的云

周介生鍾金沙望族神廟時鍾祖於德登進士為貴官伯應秋以解元聯第維持泰時踵茲一時鍾父紹詩困於諸生有子四人長銓字簡仲即鍾叔鎔字我季鉞字成我讀書尺木居昆弟相師友簡臣少魯而攻苦力學惟介生敏穎絕倫角州時五車萬卷無留牘矣詩文纒：萬言有倚馬之目諸昆仲皆莫及也房遜華鋒出好尚一新天下競稱之由是向日推豫章者相率而推金沙矣艾千子乃作書於介生日今日制藝一道賴兄主持真如日之中天萬物皆覩但文

之通經學古者必以秦漢之氣行六經語孟之理即降而出入於歐蘇韓曾非出入數子也曰是數子者固秦漢之的派也今也不然為詞章者不知古文為何物而獵弇洲子鱗之古以為足為制藝者不知古文為輕俊詭異之語為足甚至造為一種似子非子似晉魏非晉魏鑿空杜撰之言沾然以為真大士大力矣夫文之古者高也樸也踈也拙也典也重也文之卑而為六朝者輕也渺也詭也俊也巧也排也此宜有識者所共知矣弟杜門山居兄於郵中以選目見亦互相恭訂必有不刊者介生得書以成弘諸選封緘相質至慶曆而後仍任己意間涉時趣選本出千子大不悅復書致介生力為致辨介生以為過於夸汰嗣是江左聲氣稍興江右別而介生所評隲古今文藝亦不復與千子恭訂介生謂先簡臣曰鄙儒不知時變從此亦不復通問矣

先是貴池吳次尾應箕與吳門徐君和鳴時合七郡十三子之文為佳社行世已久至是推金沙主盟介生乃益擴而廣之上江之徽寧池太及淮揚廬鳳與越之寧紹金衢諸名士咸以文郵致焉因名其社為應社與萊陽宋氏侯城方氏楚黃梅氏遙相應和於是應社之名聞於天下

張漣字天如號西銘太倉州人父太學生翼之翼之兄輔之以進士由兵垣歷大司空翼之子十人漣以婢出不為宗黨所重輔之家人遇之尤無禮嘗造事傾陷翼之漣酒血書壁曰不報仇奴非人子也奴聞而笑曰塌蒲屨兒何能為漣飲泣乃刻苦讀書無分晝夜嘗雪夜已就寢復興露頂坐向曉因病勦時三吳文社人自炫漣一不之省獨與張采訂交采字受先號南郭以善戴氏學有聲學序漣延為館賓讀書又錄齋時妻文早靡兩人有志振起之漣矯枉過正

取法樊宗師劉幾歲試乃躋聞周介生倡教金沙負笈造謁三人一見相得甚
懽辨難五晝夜訂盟乃別溥歸盡棄所學更尚經史試乃冠軍溥矜重名義采
尚節槩言論丰采目光射人西人相砥濯自勵時魏瑞敗鹿城頌東謙為邑人
所逐避處婁中溥采率諸士驅之檄文膾炙人口即中五人之墓成溥乃為誌
錫石由是天下咸重天如受先兩人矣始周介生定應社目若茂苑楊維斗
廷樞徐九一沂常即荆石兄良虞山楊子常彛太倉顧麟士夢麟吳江吳茂申
有涯吳來之昌時松郡夏彛仲九彛陳卧子子龍及閩中陳道亨元綸蔣八公
德環咸在列而獨以凡例屬天如手定蓋兩人相信在語言文字之外別有契
合也丁卯受先九一與介生之弟鑣皆鄉舉而羅文正蔣八公各舉於其鄉明
年戊辰溥以覃恩選貢入京會試受先第三九一八公皆告捷江西黎左嚴寬

已冠禮闈為主試所抑置之第二皆社中才傑也溥廷對高等諸貢士入太學
者俱願交懽溥爭識顏面因集諸多士為成均大會是時宇內各鄉碩儒前為
崔魏摧折投荒削逐者崇禎新政後先起用聞溥名皆願折節訂交騷壇文酒
笈管車騎日不暇給由是名滿京都已而德環授編修沂考庶吉士元寬授禮
部主政鑣授南禮采授江西臨川縣知縣采初期得館遂不意失之及邑尸臨
邑轉懟為愉曰人臣致身何官不可效吾今入文學禮義之鄉得挹羅一峯鄒
守益之高風與聞良知宗旨相與切劘道學也遂與溥歸偕同志揚抗社事而
後赴任由是海內同人翕然共宗天如矣艾千子時客齊東聞之遽蒞吳門約
同周介生與天如恭証文體衡定是非欲兩挫之而獨伸其說時陳卧子才氣方
盛首與之爭辨扁舟造門各持所是語不合日尋移影乃退卧子復手書詰難

稱說宗旨崇重鳳洲空同艾持其瑕而折之曰向在委江舟中見足下談古文
輒詆毀歐曾諸大家而守一李于鱗王元美以為足即評薦他文亦未當蓋足
下未嘗讀古人書願足下讀書十年學漸究心漸細而後可也及足下行後友
人持足下悄悄心賦至此文乃昭明文選中之昇甲腐歐曾大家力排之者足下
斤斤師法之無怪乎哆口罵歐曾罵宋景濂罵震川荆川也足下謂宋文最近
不足法當求之古其究竟則歸重王李二人耳何足下志甚大而所師甚卑也
足下謂宋之大家未能起津筏而上又謂歐曾蘇王而上有左氏司馬氏不當
舍本而求末夫足下不為左氏司馬氏則已若真為左氏司馬氏則舍歐曾諸
大家何由夫秦漢去今遠矣其名物器數職官地里方言里俗皆與今殊存其
文以見於吾文猶能存其神氣耳役秦漢之神氣而御之者舍歐韓亦何所由

乎由歐韓而能至於秦漢者無他歐韓得其神氣而御之耳若僅取其名物器
數職官地里方言里俗而沾沾然自以為秦漢則足下之極賞於王李者耳不
佞方由歐韓以師法秦漢足下乃謂不當舍秦漢而求歐韓所見不亦左乎足
下又曰宋文好新而法亡好易而失雅夫文之法最嚴孰有過於歐曾蘇王
者荆川有言曰漢以前之文未曾無法而未嘗有法之寓於無法之中故其為
法也密而不可窺唐與宋之文不能無法而能毫釐不失手法以有法為法故
其為法也嚴而不可犯間嘗三復以為至言宋之法由手法不至於有跡而太
嚴者歐陽子也故當推為宋之第一人佞方以法太嚴病宋人而足下謂其
無法足下讀古人書而潦草如是不已過乎乃若王李之文徒見夫漢以前之
文似乎無法也竊而效之決裂以為體餽以為詞盡去夫開闔首尾經緯錯

綜之法而別為一種臃腫窘澁浮蕩之文其氣離而不屬其意卑其語滯乃真無法之至者而足下以為有法可乎足下又痛詆昭代之推宋人者如荆川震川傅巖三君子嗟乎古文至嘉隆間壞亂極矣三君子當其時天下之言不歸李則歸王而三君子寂寞著書受其詆訛不少易志古文一綫得留天壤者三君子之力也其文縱不能及韓歐乃遂不如王李耶至于宋景濂佐高祖定制度修前史當時大文字多出其手國朝文章大家自當首推其文以應制故不為暢要皆師摹歐曾不可誣也足下試取其叙紀傳讀之可及乎不可及乎震川集頗足下遲其論足下未至震川至震川駁之未晚貴御有妻子柔陳仲醇兩人雖未得韓歐之深然皆能言其本末足下宜贊請為師得其一言晝夜思之思無越畔然後十年讀書與不佞論文未為晚也卧子得書甚甚復作報

書彙仲悞其傷雅手疏規千子言兩人之書不必外傳以滋物論

歲戊辰諸家房選出若馬君常宋羽皇吳垂桂項仲展荆石先輩各有選本千子皆無譏焉獨取天如所選表經詆毀之其房書刑定序曰今世舉業家所據以為名者曰經也史也子也是三者兩漢以後立言之士莫不由之何獨於今而疑之而有不然者史自左丘明遷古止矣然其職官士族戰攻治亂之跡與舉業之人既不相入至其風度格韻馳驟跌宕變化離合之微非得其神者又無由而至故為盜於舉業者遍天下而卒未有入左氏司馬氏之室者力不能也獨諸子言浩渺寬博以無所附麗為良則文之誨盜者無如是書然在當時已有黃老農墨刑名縱橫之異其大旨既悖謬於聖賢學者未能考正古人則雖晉魏隋周依託周秦諸子之目以自見而亦為其所欺甚則以劇秦美新之

揚雄而群然尸祝之習其書効其辭比於周孔離朱罔兩之言盈天下甚矣其
不學也若夫目不識諸子而剽襲人言者即以是人為諸子及其不足則雕飾
偽辭以代之其冒濫如是固不怪於是足有照者出而悔之於史不能於子不可
逃而曰尊經夫尊經之名立而天下之奉之者庶乎有詞矣雖然亦有以古之
為經者告之乎古之為經者曰本之書以求其原本之詩以求其恒本之禮以
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易以求其動未聞必襲粵若稽古而後為書
乾坤九六而後為易也且夫聖人之言各有所為而發蓋有前後不相襲者矣
今必贅經語以就題復強吾意以就經况夫專經而不能通其解業一經而誤
用其四而號於人曰尊經吾恐先聖有知必以為穢而吐之矣嗚呼今日制舉
之弊已至於此一人倡之人人和之遂至臭腐而不可讀吾以為此皆空疎不
學之故也富人鎡萬鎰臧獲萬計無所不有而若一無所有三家之村稍溫
飽得一金而張皇色動又有窶人丐夫為飢寒迫之不得已而為盜為大盜則
剽富人之藏不能為大盜則取大盜之所剽而負販之遇水旱凶荒則三家村
之溫飽者且將為窶人丐夫矣窶人之為盜者執而歸司敗又將入於刑焉今
之為文何以異此使其讀古人書得其本末源流無所不有而又若一無所有
何至得一金而色喜與夫剽富人之藏又從大盜而為之負販哉救斯病也莫
若以今日之文救今日之為文者此吾所以不得已而再有房遜制定之役也
嗚呼與吾選者其是非天下既得而見矣不與吾選者其是非天下尚未得而
見也今日制舉之弊可勝道哉

天如貽書受先曰閱艾千手房遜顛肆攻擊大可駭異吾輩何負於豫章而竟為

反戈之舉言之痛心。兄見之。須面責問其故。艾人貪利無恥。出其本性。又任武林最久。中間構譽者不少。且往來俱銅臭之子。固宜與名教悖戾也。弟斷不能嘿無一言。特以聞之。老兄可與大士大力文止講明。弟與介生正特特兄在臨川。豫章之交自固。不患一人之跳梁生事也。惟早圖之。弟意如此。之人斷不容其稍有出頭。須作一字與九青先斷其根可也。吳江吳來之亦致書受先。曰天如介生負海內重望。以兄主盟周旋者。非一日矣。而貴治子民有心懷反側。倡議翻局。遂至指介生為罪人。目天如為黠惡者。而先當之。可付不校。吾輩聞之。恥辱莫甚於斯。且言論狂妄。視應社皆目不識丁。如吾兄何。如同社諸兄弟何人。非至愚必能分別邪正。而一種未附殺氣與外附而中懷觀望者。咸竊其說。以為談資。如吾鄉之金玉貞。豈非門牆一大患哉。吾兄肩左提右挈之任。為宗盟

首。即同社有主包容之說。亦有主力攻之說。弟則以為有攻無容。吾黨門牆之峻。已非一日。往年卓生小叛。亦攻之。至於盡。使叛逆如千子。竟以容之一字置之。則是小敵勇。大敵怯矣。且以吾輩為大盜。為婁人。丐夫。為司敗之刑人。不修一矢。之以加之。何以為令於四方。又吾黨素為名教主。乃有毀周孔而不問。毀吾明先賢而不問。何以為名教主。哉。弟不揣愚陋。伏祈深結豫章之在殺氣者。獨此叛道負友之小人。使鄉黨棄之。天下嫉之。則鬼魅之術立破矣。受先得書。手疏婉規千子言。江左江右。竝為人文淵藪。在豫章向搃海內衡文之柄。近日介生天如先後執牛耳。然皆聲氣相倚。未有不奉豫章者也。宜共遵尊經篤古之約。追大雅以挽頽靡。幸勿自開異同。為世口實。千子答書曰。吾輩殺價非謗者。壞之也。乃尊奉者壞之也。譬有人焉。遇周孔而知敬。及遇盜跖亦以為周孔則

周孔何地可以自容此不特大士大力文止諸兄學問淵源嘗為評其品地不可向盪醋缸中埋殺即老父母文章經術亦當有以自明將來取盪醋缸中物同類而竝稱之老父母甘之手不肯脩極苦心獨救一人正為諸兄地并為老父母地也其詞堅僻人言不能入未幾回家摘謬出其批抹豫章即詆訾金沙吳下受先知不能合始以天如來之書示羅章陳而特函告之萊陽時宋有荅書甚秘人莫得窺於是三吳社長傳單各邑共絕之某月日復于子來吳謬約之面相參証會於婁之弁山園語不合陳卧子及介生幼弟周我容共扶之干子即夜去由是社集取其名削之金沙婁東合詞布告同志云

吳江令楚人能魚山開元以文章經術為治知人下士慕天如名迎致邑館巨室吳氏沈氏諸弟子俱從之游學於是為尹山大會茗雪之間名彥畢至未幾

臭味翕集遠自楚之蘄黃豫之梁宋上江之宣城寧國浙東之山陰四明輪蹄日亞比年而後秦晉廣閩多有以文郵致者是時江北直社中州端社松江幾社萊陽邑社浙東超社浙西莊社黃州質社與江南應社各分壇坫天如乃合諸社為一而為之立規條定程課曰自士教衰士子不通經術但剝耳僧目幾偉哉獲於有司登明堂不能致君長即邑不知澤民人材日下吏治日偷皆由於此溥不度德不量力期與庶方多士共興復古學將使異日者務為有用因名曰復社又申盟詞曰毋送匪彝毋讀非聖賢書毋違老成人毋矜己長毋形彼短毋巧言亂政毋干進辱身嗣今以往犯者小用諫大則擯既布天下皆遵而守之又於各郡邑中推擇一人為長司糾彈要約往來傳置天如於是裒十五之文而詮次之目其集為國表受先作序冠弁首集中詳列姓氏以示門墻之

峻分注郡邑以見穀氣之廣云社目云是社始於七郡故原本先列七郡首姑蘇

太倉州

張漣 趙自新 王家穎 張誼 顧夢麟 管士琬

王瑞國 張達孝 何南春 吳偉業 孫以敬 胡周裔

蔡仲 張澹 張王治 周羣 張源 王啓榮

吳縣

楊廷樞 徐鳴時 錢禧 朱鑑 袁良弼 章美

朱袞 丘民瞻 許元弼 許元愷 周茂蘭

長洲縣

許元漣 顧企宗 劉曙 華渚 沈明倫 王宋

戴之傑 陳性 管正傳 錢位坤 葉襄 薛宗廉

戴之俊 盧涇材 徐籀 張邕

吳江縣

吳有涯 吳昌時 沈初馨 呂雲孚 吳翺 沈自炳

張澤 吳昌迪 張堯 吳晉錫 周燦 孫紹奎

吳翹 龐承源 孫聚奎

常熟縣

楊葵 許士驥 蔣棻 許重熙 趙士春 王日俞

許瑤 祝謙吉 顧琅光 祝升吉 祝泰吉 朱鏞

許 棐

崑山縣

王志慶

陸世鑿

王志長

陳言先

顧繼紳

顧晉瓚

曹開遠

歸奉世

陸嘉胤

嘉定縣

朱之尚

曹 訥

侯岐魯

徐時勉

陶士彥

沈宏祖

陳舒徵

江貞泰

松江府

夏允彝

朱 灝

徐方廣

周室勳

周希文

陶履儔

徐鳳彩

夏 鼎

張壽孫

華亭縣

周立勳

徐孚遠

彭 賓

余廷諤

顧開雍

盛慶遠

徐 燁

徐恒鑒

徐致遠

徐纘若

周季勳

吳 忻

盛仲輝

趙 倅

上海縣

潘 桓

馬元調

宋存標

朱在鎬

潘劍奇

范鑿孤

潘堯納

王元玄

陳子龍

宋存楠

杜麟徵

趙侗如

李 雯

金山衛

戚翼進

杜麟琪

姜爾殊

宋興琦

陳秉教

常州府 武進縣

韓鍾勛 劉憲章

鄒嘉穀

徐法

徐洽

顧澹生

江陰縣

黃毓奇

徐時進

徐遵湯

袁珍

宜興縣

徐懋賢

鎮江府

周鈺

王重

談兆龍

賀瑜珍

賀王醇

丹徒縣

周鍾

周鎔

周鉞

周鉉

張明弼

史弘謨

高遇

劉國欽

周欽

王士寧

蔣鳴玉

蔣煥

周而沛

丹陽縣

荆良

荆廷實

荆廷璧

賀儒琛

賀蒙

盛順

淮安府

夏曰瑚

白受蒸

鹽城縣

張樹屏

安東縣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王啟運 劉符赤 齊日威 蘇國英

桃源縣

王立身

宿遷縣

陸奮飛

姚禹命

陸奮武

揚州府 江都縣

鄭元勳

李元介

顧問

李樞

呂尚綱

梁於溪

湯允中

高郵州

楊先春

興化縣

許同詵

解詵

王允士

寶應縣

成明義

成明善

徐州

萬壽祺

安慶府

蔣臣

趙相如

范世鑑

潘映姿

左毅

方啟魯

江之水

吳過

寧國府 宣城縣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沈壽民 沈壽國 徐貞一 孫文煌 梅朗中
汪縣

萬應隆 趙初浣 王徽 萬祺
池州府 貴池縣

劉城 詹政 吳應箕 劉廷鑾
青陽縣

吳鍾 孫象壯 吳中表 吳介 孫象震 姜寅
張國教

太平府 邵錦 邵鑽 邵冕 邵鑑

蕪湖縣

沈士柱
廬州府 合肥縣

程以懋 程以德
舒城縣

郭士豪
浙江 杭州府

張玄虞 宗瑤 鄭瑣 沈受震 徐邦佐 錢可
聞啟祥

錢塘縣



陸運昌

吳思穆

吳太冲

馮延年

趙德遠

陸鳴奎

陸鳴時

俞時篤

蔣庸

嚴季榮

魏介

仁和縣

沈澹思

林泰業

孟應春

卓人月

陳澹

徐颺

卓霜回

潘曾綬

海寧縣

徐元槩

徐永平

餘杭縣

顧有棊

嘉興府

孫淳

陳恂

徐彬臣

趙汝璧

項聲國

張次柳

孫振

蔣芬

金維恭

程定國

沈嗣選

錢嘉徵

陳恪

馬玄錫

譚貞良

葉燦

孫耀祖

沈嗣徵

徐白

張宗一

秀水縣

常彛

朱茂輝

包鴻達

卜昇

吳翹

錢昌

謝澗

朱茂暢

徐天俊

周禹錫

嘉善縣

錢旃

錢繼章

錢棻

魏學濂

吳三錫

顧潛

戈用忠

支如增

柳素

夏縉

魏學洙

蔣蔣

錢繼振
趙韓
旋洪烈

錢繼禧
徐鴻祚

錢格
陸文機

陳舒
過舒簋

劉芳
陸上瀾

呂鼎
屠象美

海鹽縣

張奇齡

蔡士奎

陳良

張瞻韓

朱學章

馮景裕

桐鄉縣

盛洙

朱萬錡

盛方涵

朱萬欽

盛濟

湖州府

嚴啟隆

沈中台

閔正中

韓昌箕

盧肇塔

潘基依

章平

嚴戎

沈鍾兆

歸安縣

沈緒奎

李令哲

陸熙運

丘志昊

陳駘

沈緒來

韓曾駒

章上奏

閔自寅

沈維顛

閔元京

鍾錦如

吳振鯤

尹任

凌爾翰

凌森美

尹衡

烏程縣

溫以介

姚延啟

黎樹穀

錢瀛遠

沈蒨

潘基慶

韓千秋

韓奕祉

錢鶴

顧翰

嚴永寧

嚴种

費景浣

沈光胤

陶鑄

沈鈞

嚴思鏐

沈策

德清縣

章美瑾

章美埕

武康縣

駱弘珪

卓漢齒

安吉州

潘基衍

潘基初

沈建吳

寧波府

董守諭

陸符

錢玄錫

費隱

馮湄

紹興府

李宗銘

章重

徐騫

余增

孟祿堯

孟祿舜

趙之蘭

吳應芬

金停

袁師孔

吳維修

顏綸揆

金華府

傅巖

葉幹

倪仁楨

衢州府

翁祚

徐恭徵

江西 南昌府

劉斯陞

萬士華

余正桓

仇鑽

黃維藩

袁崇熹

黃國鎬

羅萬俶

徐元朗

楊昌

章士鴻

劉斯陸

楊耆

易道恭

喻周

喻士錦

熊文舉

吳奇杰

吳廷獻

新建縣

陳弘緒

鄧履右

萬曰佳

徐世溥

甘元鼎

李奇

萬搏

郝忠謙

姜之祥

徐世清

陳弘綸

徐應芬

豐城縣

胡學浹

進賢縣

李光倬

陳維謙

朱徽

饒有政

陳維恭

熊人霖

饒有致

陶文疇

朱健

饒州府

羅伏龍

廣信府

上饒縣

徐自定

鄭仲燮

徐自寧

玉山縣

董思玉

弋陽縣

李調鼎

鉛山縣

費兆甲

費映環

建昌府

南城縣

吳兆

俞一經

丘時憲

吳觀之

鄭之玄

姚光遠

新城縣

張之奇

魯汝亨

黃之香

江世祥

江之望



南豐縣

曾升

廣昌縣

何三省

楊希朋

劉大年

劉大鞏

劉大常

劉大千

撫州府 臨川縣

陳際泰

羅萬蒸

章世純

曾亨應

章世謙

傅占衡

湯大耆

湯開應

王東謙

章宏岳

丘而旭

揭重熙

謝賓王

游為光

舒嘉桂

湯開先

陳士鳳

謝廷簡

曾拭

丘而祖

吳程

陳才奇

曾益

劉鍾秀

陳士驥

謝應宸

李

封誥

郝光曙

游為龍

宜黃縣

徐柏

吉安府

廬陵縣

趙爾圻

黃象震

泰和縣

魯文饒

劉捷

龍起弘

楊嘉珩

楊學愿

蕭令甲

郭承瑚

曾世冲

蕭東鎮

梁天爵

康毅

吉水縣

劉同升

李陳玉

劉孟欽

安福縣

傅崑臣 伍以竝

永新縣

賀貽孫

瑞州府 新昌縣

季之漑 潘嘉祉

袁州府

易嗣重

贛州府 寧都縣

楊文彬 楊文彩

湖廣 武昌府

劉敷仁 戴墳

劉日襄 張仲庶

嘉魚縣

任弘震 任喬年

漢陽府

謝諄培 謝正培

易為瑞 易為鼎

劉文運 胡世忠

安陸府 京山縣

王偶豐

黃國琦

孟登 陳沂

蔡仕

熊升元

易道暹 龍墳

易為瑚 易為璉

胡有牧 何履順

游明哲 李楚生

易道三 程性學

瞿然 朱荃宰

何履吉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景陵縣

譚元春

譚元禮

譚元方

趙家棟

襄陽府

歐陽化

德安府 孝感縣

辛昂

黃州府 蘄水縣

黃正色

馮雲路

金甌

官撫邦

官撫極

官撫辰

黃安縣

耿如志

耿如思

麻城縣

梅之墳

王都俞

楊魯

劉侗

李春江

周應華

劉輝

曹之棟

耿應衡

周邦炳

蘄州

張宿

丘之宗

荊州府 江陵縣

徐養心

王南國

公安縣

袁祈年

石首縣



劉長慶 夏雲崑

岳州府 華容縣

張思棟 黎志陞

常德府 桃源縣

關士琦

福建 福州府

陳肇魯 陳元綸

陳世濬 周恂

董謙吉 許一豸

林兆清 張綸

泉州府 林逢經 莫尔佳

泉州府

顏茂猷

延平府

斐養清 李世熊

興化府

曾世衮 徐胤鉉

山東 萊陽諸邑

宋繼澄 宋瑄

宋璜 宋瑀

陳燕翼

鄧壽

卓震

邵景文

陳兆相

林正立

李時成

周之璣

陳奎輝

齊莊

葉有祿

董養河

韓廷錫

林昕

魯人翰

曾異模

張利民

陳知章

陳金鉉

翁顓

林尊賓

周言

黃夢吉

王茂泰

趙士驥

宋瑤

孫鳳毛

宋瑚

宋瓘

左懋第

左良輔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PEI, R.O.C.

趙爾汲

姜瀾

楊維價

任夢麟

楊曇

楊昞

新城縣

王興夔

王袞

山西 太原府

韓霖

韓均

因二卿

陶世徵

河南 開封諸邑

陳表一

賈心明

賈開宗

吳從周

蔡琮

張光世

張正誼

鄭觀光

廣東 廣州諸邑

黃舜年

蔡承珞

吳道坤

王學

黎遂球

黎克勤

梁志勤

鍾新

陳子賁

陳象明

陳衍虞

林佳相

莊珩

韓如璜

陝西

西而使

四川 成都諸邑

張尚

韋鉉

莊祖誼

貴州

揚文聰

按目計之得七百餘人。從來社藉未有若是之衆者。計文二千五百餘首。從來社藝亦未有如是之盛者。嗣後名魁爭出。多出其中。藝文俱斐然。可觀經生家。

莫不尚之金閭書賈由之致富云

崇禎庚午鄉試諸賓與者咸集天如又為金陵大會是科主裁為江右姜居之日廣榜發解元楊廷樞而張溥吳偉業皆魁選陳子龍吳昌時俱入彀其他省社中列荐者復數十餘人明春辛未會試偉業中會元溥與夏曰瑚又聯第江西楊以任武進馬世奇成德長洲管正傳閩中周之夔粵東劉士斗並中式主試為周延儒首相也舊例會主裁以元老閣務為重應屬次輔乃周以越例得之大非次輔溫體仁意是以會元幾掛例議蓋延儒諸生時遊學四方曾遇婁東吳偉業之父吳琨禹玉相善而偉業本房師乃南昌李明睿李昔年亦遊吳館於大司馬王在晉家曾與琨同事是科延儒欲收羅名宿密囑諸分房於呈卷之前取中式封號竊相窺視明睿頭卷即偉業也延儒喜其為禹玉之子遂

欲中式明睿亦知為舊交之子亦喜悅取卷懷之填榜時至末而復出以壓卷偉業由此得冠多士烏程之黨薛國觀洩其事於朝御史袁鯨將具疏參論延儒因以會元卷進呈御覽烈皇帝親閱之手書正大博雅足式詭靡八字而後人言始息此溫周相軋之第一事也故事新進士刻稿皆房師作序是時天如名噪甚會元稿竟以天如鑒定出名明睿大怒欲削偉業門人藉同館徐沂率偉業負罪因諉之書肆執送五城懲亦以解當是時明睿所爭者條例非仇溥也而溥大不悅兩人自此遂相隙殿試偉業得中榜眼天如授庶吉士初延儒但聞天如名未識其面及榜發後晉謁延儒恨相見晚息禮倍至天如由此得館選翰苑規制庶吉士居造就之列遇館長如嚴師見先達稱晚進公會隅坐有命唯諾惟謹溥任意臨事輒相可否有代天言作誥命者文稿信口甲乙同

館皆忌之有譖於內閣者延儒猶委婉為解溫体仁則曰是何足患庶吉士有
教讀成例材則留不材則去之法彼亦何難去之溥聞之恚甚乃緝其通內結
黨援引同鄉諸事繕成疏稿授偉業叅之偉業立朝未久於朝局未練習中情
怯不之應時溫之主持門戶格握線索者德清蔡奕琛為最偉業難拒師命乃
取叅体仁疏增損之改坐奕琛体仁大怒將欲重處延儒從中曲解之体仁奕
琛由此側目溥明睿又以刻稿事啣溥時督過溥不自安壬申告請葬親給
假歸

偉業以溥門人聯捷會元鼎甲欽賜歸娶天下榮之遠近謂士子出天如門者
必速售大江南北爭以為然以溥尚在京師不及親炙相率過婁造廷陳幣南
面設位四叩定師弟禮謂之還拜况掌藉者登名社錄而去比溥告假棘途中

鷓首所至揆策者無虛日及抵里四遠學徒群集癸酉春溥約社長為虎邱大
會先期傳單四出至日山左江右晉楚閩浙以舟車至者數千餘人大雄寶殿
不能容生公臺千人石鱗次布席皆滿往來繚織遊人聚觀無不詫嘆以為三
百年來未嘗有也其時與會者爭以復社命名列諸牌額武林茗雪之間為澤
國士大夫家脩餘艘懸燈皆顏復社一人用之戚里交相借託幾遍郡邑久之
泖河群盜多竊效之官司捕獲當事頗以此為詬天如病之立請禁止而不能
而謗讟興矣

復社教氣遍天下俱以兩張為宗四方稱謂不敢以字于天如曰西張居近西
也于受先曰南張居近南也及門弟子則曰南張先生西張先生後則曰兩張
夫子溥亦頗以關里自擬於是好事者遂指社長趙自新王家穎張誼蔡伸為

四配門人呂雲孚周肇吳偉業孫以敬金達盛許煥周群許國杰穆雲桂胡周
尙為十哲溥之昆弟十人張濬張源張王治張樽張漣張泳張質先張淮張濤
張京應為常侍又指依託門下效奔走展財帛幣者若黃若曹若陳若趙若陶
則名五狗而溥獎進門弟子亦不遺餘力每歲科兩試有公薦有轉薦有獨薦
公薦者其案領批某科副榜某院某道觀風首名某郡某邑季考前例次則門
第某係某公子係某公弟甚至某公孫某公甥更次則門牆某等天如
門下某等受先門下轉薦者江西學臣王應華視薦牘茲某撫州三學諸生鼓
譟生員黜革應華奪官自後學臣相戒不受竿牘三吳社長更開別徑令京師
權要專札投遞如左都商周祚行文南直學憲牒文直書仰提學當堂開拆名
為公文實私牘也獨薦雖已列名恐其異常或有得失又投專劄爾時有張浦

許三生卷已經黜落專劄投進督學倪元珙茲三卷於蘇松道馮元颺達社長
另換謄進仍列高等於是局外者值歲科兩試輒私擬等第名數及榜茲十不
失一二所以為子弟者爭欲入社為父兄者亦莫不樂其子弟入社迨至附麗
者久應求日廣才僑有文個儻非常之士雖入網羅而嗜名躁進逐臭慕羶之
徒亦多竄入於其中矣

當天如之選國表也湖州孫孟樸淳實司郵置往來傳送寒暑無間比天如介
生遊跡所及淳每為前道一時有孫舖司之日西越貴族子弟與素封家兒因
淳拜居周門下者無數諸人一執贄後名流自負趾高氣揚日無前達烏程溫
育仁相國介弟也心鄙之著綠牡丹倚竒誚之一時爭相搬演諸門生深以為
恥病飛書兩張先生求為洗刷兩張因親淮浙言之學臣黎元寬黎與兩張同

盟也。因禁書肆毀刊本，究作傳主名，執育仁家人下於獄。竟而後歸，當是時越中皈命社局者爭誦兩張夫子不畏強禦而婁江與烏程顛開大隙矣。未幾有蘇理申文一事。

蘇理刑周之變字章甫，福建莆田人，素與吳越毅氣通崇禎辛未天如同榜進士。官吳郡司理，與社局諸人雅相善也。時東粵劉瞻父諱士斗亦同籍，知太倉州事。下車後每事諮之，受先及天如告假歸，亦與瞻父密相左右。烏舊例邑吏分房，每有紀錄，故有司爭欲得之，以即臨邑縣房恒遜理官癸酉南闈之變已謀定易三房矣。兩張為州官地臨期驟易士斗之變，心恨三人特甚。是歲大風殺稼，斗米千錢，太倉漕無輸士斗念切民瘼，與兩張謀救荒之策，采廣諸博訪得府督宋文傑言吳郡屬邑八而太倉鎮海兩衛獨隸婁衛軍，儲四萬九千石。

分支長吳崑嘉吳江太倉常熟七邑改軍儲舊制，其初兩衛之軍原在本地支銷，後來分支各邑，誠能使支獨歸太倉軍儲，越歲而收，又無贈耗，即可減漕糧十之七。此目前救荒之善策也。采大喜，即著軍儲說甚言散徵各邑之苦，獨歸太倉之便，漕為作跋語於其後。因共謁士斗而詳言之。會州民王延條陳荒政亦以請復軍儲，軍額為言太鎮兩指揮陳邦玉時濟申憲移州士斗遂據以申文兩院言婁民不幸一歲兩災風潮蟲蠹斬我有蛛目擊心傷殆有不忍言者。向因申報兩臺會疏上叩奈無倉廩之可賑也。茲就特艱而言，必得大賜蠲折可憫重地窮黎，然九邊多警，度支告匱，則議蠲似不可得。至若漕糧如遇災荒例於八月以前方許題折，乃今漕單久發，欽限愈嚴，則請折亦恐後時。夫以卑職菲材，濫膺重任，若翰輓愆期，甘為子民受過，獨念蕞爾一州原割崑山常熟

嘉定之邊隅坐枕狂流近海之田滄桑不一腹裡水旱多艱植花者衆栽木者寡即大有之年但以木棉變價易米較諸各縣大不相侔况遍地不毛米珠玉粒從何貿易且目前米價騰湧白米一石貴至一兩三錢將來漕艘鱗集價必愈昂京之窮黎即集售土竭廬以應究如何蛟局卑職夙夜焦思寢食俱廢多方存恤自謂救援之無謀展轉躊躇孰是公私之兩便適災民王延等議以各縣額派太鎮軍儲抵本州之漕免卑職反覆思維此說似為可行何也蓋州縣各有起運各有存留揆情度勢不可更張但委之田地較之各邑低而且瘠委之風潮因坐海濱倍災且查徵賦冊載西衛軍儲原議派州不足方以別縣補之蓋因太鎮西衛坐居本州以本州之糧給本州之軍彼此兩便軍更樂從若使委之存留量倍于各邑亦不為過今計太倉鎮海劉河各衛所本色軍儲共該四萬九千九十一石內聽州額原編四千八百六十餘石其餘向派長洲吳縣吳江崑山常熟嘉定等縣今以各該縣之儲米歸之州縣額使本州西衛軍官就近支領仍以本州漕運扣還各縣以足彼此之額糧設法調劑誠救荒之一着也時之變署府篆職監允得士斗申文欲借此陷士斗併傾二張東溥公譖謬言未知軍儲原委欲得軍儲說一觀溥信之誅以語采：即手疏封建之之變遂坐溥采悖違祖制紊亂漕規指士斗為行媚鄉紳六年十一月冬揭之摠漕及巡漕西臺士斗與西張皆未之知也十二月士斗署崑山縣事運丁勒加贈耗軍民相毆泗州衛指揮張景文誣揭士斗減遼米脚價致激軍變巡漕禹好善疏劾士斗疏中追論之變前揭言太倉州官不宜洒兌得旨劉士斗違法干譽紊亂漕規該部從重議處崑山兌糧鼓譟事情即着禹好善確議具奏

部覆又得旨劉士斗違紊漕規致有驚變何得復留地方着降四級調用士斗治委清廉而有惠政士民惜其去負石壘二疊國門以留之傾國數十萬人為之罷市兩張於公會日面責之變之變幾無所容又走書都門闕人之仕於朝者若石齋道周蔣八公德璟等言之變無端傾陷循吏石齋諸公皆不直之變其房師許石門士斗書達之變囑其更弦改過否則為特賢所擯仕途難自振矣吳門文文起震孟亦言蘇州西廉吏俱被周章甫逐去蓋同知吳日曙亦因計典見斥也之變知見訛公論深自愧悔具申臺司自咎私搆士斗之非不忍令賢牧獨去官某今抱疴累旬應與同罷等語蓋欲假引咎之言美入原之庶幾上臺留之也乃兩張逐之局已成之變無所用其計矣紳士為劉狀薇祖餞兩張舉杯酌地曰吳日使賢父母獨離地方者有如此酒

因令門人製檄文驅逐之變粘布通衢檄中言之變受州同林朝欽厚賄欲荐署州印故搆去劉知州以逐其私乃先逐朝欽去職時崇禎七年也先是生員科試舊例府州縣官錄送宗師而後宗師試錄優者送院之變署府篆考童生惟憑請托竟不閱文案出各邑孤寒雖才高望重俱落孫山由是各學沸然甚至擡城隍神像坐府署詛之則諸生即非復社中人亦恨之深矣至是年四月朔乘之變下學諸生噪而逐之之變漸憤申文西臺惟自劾不敢及諸生以為首皆權要子弟故也因杜門謝職西臺欲和解之姑令署吳江篆以遠避焉之變至吳江則復社生徒再聚沈初馨家復噪逐如郡城時之變審勢不可留乃乃始露章顯許西張言已遵制爭漕橫被謗逐又致札文文起等白其事復端札達西與復社尋隙

受先覆書曰日者劉父母崑山弁變一事老公祖中懷不安漸多遷怒特創爭
漕題目督責不休始僅詈弟今併及西銘兄以兩杜門之人闌入口語之內清
夜自思不知其故老公祖震雷凜赫弟寂無一言誠以事關通國無煩置辨亦
以子民誼當束身知己情甘啣面久當覓息也不意近日申文竟以向來仁孝
之思霜露之感盡云弟罪弟何人斯敢為造物受過哉夫老公祖之屢請各上
臺之代題非田間人所與知弟可默之獨爭執漕儲四字有不得不平心剖析
者敝州軍儲存留本由祖制關係海防癸酉之秋敝州風潮獨甚太鎮兩衛官
軍申復本地對支州民隨亦繼請劉父母遂於初按臺公祖詢問救荒事宜附
進此議既而州民公懇鄉紳令出公函敝州諸大老為倡弟與西銘兄不過隨
例署名耳未幾復聚族而謀謂時將臨允恐言之無益即移書各臺請息其議
嗣是絕口不復談矣至軍儲說者弟以輯州志因舊載紀向為編成要西銘跋
語造西銘入郡老公祖向之取索遂於公函中附進者所以復台命也事之顛
寃昭々耳目老公祖亦歷々在心豈其一旦忘之遂稱爭漕護漕弟寃不解窈
謂言護漕則必有誤漕者敝州獨先完運未有悞也言爭漕則必有相與爭者
敝州紳士忘於無言未有爭也且軍儲之議敝州人請之即敝州人止之無論
老公祖未嘗出片詞爭執且其事亦無所用其爭執也兩番公啟與老公祖兩
番報劄姓名詞指斐然其在乃干戈橫起夢想不到西銘生平隱惡揚善老公祖
亦稱其誠厚因弟遷怒今倏首指又何心乎弟麋鹿性成久卧林麓成敗得喪
久付度外何暇与人口角但念老公祖十年交誼甘出惡聲委巷之子猶不忍
為又恐老公祖果病忘其前事敢書以相質可告朋友即可告君父區々之懷

聊畢於此。若老公祖必欲借不合時宜之人為富貴顯達之地，弟惟義命自安而已。之變得書以詞直不能難，兩臺批申不允請病之變，乃於九月十六日改告終。養西院始為准題，部覆謂周之變爭執軍儲奉公維法艱勞，任怨至謂援引養親之說，親兄尚在養例不合，得旨照舊供職。之變遂於八年二月初三日復任。之變蒞任匝月，即中紳士無一投刺，諸見者之變知人情不與自春徂夏，強半謝事，屢乞休，兩部院具題奉旨致仕。七月去任，八月抵家，一日母隨沒，其報丁艱之變通計在任俸足三年一閱月，各院正荐十二次，提荐三次，紀錄一次，大計舉卓異一次，自此告致休職不及致滿，邀封父母心甚恨之，瀕行州復社或問一編刊而傳送以去。

中州名宿吳鍾岳字岳樞，宜興周扼齋諸生時授業之師。鍾岳為之延譽于四方，宜興之登巍科其獎借之功為多。鍾岳猶介有守，宜興貴為首揆，未嘗有所干請。癸酉春鍾岳遊吳，謁文湛持天如與之邂逅，席次言論，丰采迥異，時流天如心重之，詢及宜興，曰扼齋座客皆穀色貨利之輩，絕無一名士，吾不樂近之。謝政後始徃，一見耳，天如益重其為人力，為引掖得貢入北雍，復囑湛持言之。選司授宛平教諭，以便入場，是年得膺順天鄉荐，明年甲戌會試，先是文湛持赴職時，即紳修餞於徐九一之止水，天如謂文曰：「明年會場同考，公必登簾，今海內舉子不愧會元者，惟陳大士暨楊維斗兩人耳，幸留意湛持，曰：「天下士讀大士文，取巍科者不知凡幾，而大士久困吾此，番當收之夾袋中，天如轉語項心水，煜曰：「然則維斗乃公責也，心水亦肯肯天如，又言吳岳樞久為海內師範，此番不可不使之釋褐，兩人唯唯。比入闈，湛持壓簾覓得大士，卷袖示心水曰：

昔為老社長今作老門生吳心水狡欲會元出已身乃持一卷示湛持曰已得
維斗卷矣大士維斗與吾黨交情無少軒輊但冠冕天下與其鄰省無寧吾鄉
湛持乃持卷細閱曰誠維斗焉得不讓脫非維斗奈何心水曰今場屋中誰能
作此等文者若非維斗當扶吾眼懸之國門湛持見其真懇遂許之舊例會元
必讓黜簾填榜在末後時主司注視項卷湛持反為遜謝出已卷先填而讓項
卷冠軍及拆號乃李青也湛持志甚然已無如之何矣煜謬負罪湛持正色曰
此舉不惟負大士負張天如矣榜發鍾亦出式同簾薛國觀出告體仁具以
國表姓氏查對見中式者多出復社体仁後欲廢科目用保舉因此

社事以文章氣節為重又以獎進後輩為務其於先達所宗奉為宗主者皆字
內名宿南直則文震孟姚希孟顧錫疇錢謙益鄭三俊瞿式耜侯峒曾金穀陳
仁錫吳甡等兩浙則劉宗周錢士升徐石麒倪元璐祁彪佳等河南則侯恂侯
恪喬允升呂維祺等江西則姜曰廣李邦華熊明遇李日宣等湖廣則梅之煥
劉弘化沈維炳李應魁等山東則范景文張鳳翔高弘圖宋玖等陝西則李遇
知惠世揚等福建則黃道周黃景昉蔣德璟劉麟長等廣東則陳子壯黃公輔
等諸公職任在外則代之謀方面在內則為之謀爰立皆陰為之地而不使之
知事後彼人自覺乃心感之不假結納而四海盟心門牆之所以日廣呼應之
所以日靈皆由乎此是時朝議起廢欲推舉錢謙益而閣部持之堅乃共推文
震孟侯恂倪元璐劉宗周姜曰廣黃道周相繼登用又復引翼後進內而中行
評博外而推知有名望應考選者俱力行荐拔其六部遷轉及臺省舉劾皆得
與聞天如雖以庶常在籍股一負公輔之望恭預朝政矣

當黎元寬之寃書賈也。兩張以為快而溫氏_子弟大以為辱。入京達之。体仁使為區處。体仁久嘆復社得家報愈大志。併惡元寬欲逐之。黎元寬字左岩。南昌人。少負才名。戊辰擬中會元。三日以他故改第二。其第三名即張采也。采與元寬雖同社而未得識。面釋褐日始聚首。兩人才名久著。俱有館選之望。然以才鋒太露。故皆失之。元寬授札部主政。公務之暇。惟作詩文。遠近傳錄。幾于長安紙貴。考滿陞浙江督學副使。通敏勤職。然以知交廣。頗徇情面。教望稍減。既從兩張之命。開隙烏程。体仁遂進密揭。言各處提學官進學冒濫。以致士民頹靡。文體日壞。乞降明旨。令部院查核處治。庶可挽回士習。以振興學政。奉旨下部查核。部知体仁意。覆言。凜奉明諭。臣等敢不破情面而逐一稽核。惟浙江學臣黎元寬。臣部磨勘解卷。大約標新拔異之意多。返推還醇之力少。據所取錢塘

學一等第一名金紳。以能問於不能。全章題起講云云。皆屬說謊。又是奚足哉。三句題尤背題意。嘉興府學一等第一名袁祚亨。志於道。四句題其起講後股云云。竟似嚙語。又猶彼白而我白之。至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題起股云云。更屬荒唐。而學臣公然前錄。何以式眾所當循例查叅者也。元寬遂革職。時甲戌十二月也。元寬被處。事由社局起。見自此復社諸公叅論体仁無虛日矣。兩張既與烏程有隙。烏程深慮漣雖在籍。能還執朝政。乃令腹党徃官吳地。伺其隙而中之。聞江南縉紳優免徭役。偏累小民。又多縱奴僕欺詐閭里。疑清河必然尤甚。因選御史路振飛為松江巡撫。_按使圖之路。按部至松。即其疏曰。臣聞國在賦役。賦役關乎民生。故均則眾擎。易舉。偏則獨累。難堪。吳民之苦于役。有不可勝言者。江南縉紳蔚起。優免者眾。應役之田。什僅五六。再加隔邑官戶占

籍優免應役者什僅四五。大戶之有力者，又通官奴以詭寄役，以花分應役者什止三四矣。凡承重役，無不破家；因役賣產，仍隸官籍。於是大戶不足役，及中戶、中戶不足役，及朋戶、穴居野處無不役之人，累月窮年，無安枕之日。彼官宦族黨，奴僕坐享高腴，耳不聞當差一字，不均如此，其何以堪？况有輕糧如軍儲、南運等項，耗費較省，或為請託，或為暗賣，若漕糧重務，獨派小民，恐反裘負薪，皮毛俱盡，孰與供職賦役而辦國計哉？臣已重申典例，凡紳宦各有現任原任品秩，免所應免外，餘田悉照民間一體當差。其隔屬寄籍與官戶已故者，槩不准免。仍令縣禁其詭寄花洒，嚴處賣富差貧之總書，而輕糧一項，年豐各縣分派以同其甘苦，歲儉荒區獨任以恤其災，疲但查賦役不均，前經奉旨嚴飭，而不均如故，皆由強梗撓阻，吏胥作奸，有司又奉行不力，故一審調劑終成

故紙也。懇祈勅下該部嚴行禁止，使小民無不均之嗟。地方幸甚，奉旨。豪紳占免詭寄，奸蠹賄結，花分致重役，獨累小民，深可痛恨。路振飛即通飭有司，恪實力行。如有強梗阻撓，守令畏徇的指名，叅來重處。閱數日，振飛按部蒞蘇，又具名蠹實多，疏曰：江南之民，一困於賦，再困於役，蓋已皮盡而骨存矣。不意又有如蠅如蟻，吮骨吸髓，破其骨而吸其髓，曰衙役。夫衙役有額設者也。江南則千百成群，各有項首，占踞衙門，吞噬百姓。一役而父子兄弟，傳為世守。里下之都，鬲區甲各有分司，無一人不害民，無一事不擾民，而總書為尤甚。諸如皂快之鴟張，捕役之蔓害不一而足。雖屢經禁革，如扇驅蠅散而復聚，有司以忠勤而信任之，害益不可言矣。又有為狐為叢，竊權逞威，使人觸之立碎者，曰豪僕。俗謂鼻頭鼻頭者，吳音呼嘴為主，以其有主在而反居主之上也。借主之權勢，每

以假屍抄捉扛撞釘封修往年之睚眦爭久賣之田產且門牆連廣百黨聚會小民畏懼甚於紳士遊宦者不知也有司忌器而姑容之害益不可言矣又有如狼如虎咆哮市肆使人談之色變聞之心悸者曰惡棍軟血會盟恃衆藐法各處有天罡打降之不一其弭而天罡中又有文武大小不一其人鬪毆則此投彼訴訐訟則夥告夥証或報私仇或假公憤過可欺則凌遇可欲則奪屢置之法慈不畏死有司以人衆而不治害益不可言矣而又有分身法被告則役通消息求贖則僕作先容意所不憚則惡少之瞋目三者之為地方害人痛恨之人人能言之今欲以吏胥之有無需索定有司之操守以宦僕之有無縱恣定有司之風力以鄉村市肆之有無肉強食定有司之政教懇祈明旨嚴飭有司同心救民違者容臣不時叅處庶幾得安乎体仁見疏即手擬旨這奏

內衙役豪僕惡棍皆為民害即着痛革嚴懲如有狗玩御紳庇縱的路振飛不時叅來

張溥之父翼之失歡於其兄大司空輔之輔之有僕陳鵬過昆又從而構之鵬善學劍主人章奏書牘皆出其手昆長於聚斂司空寵之甚因此內外家政事無大小必由兩人翼之以主分臨之兩人益恚至刺翼之訪司空不覺也溥嚙血書壁曰不報仇奴非人子也兩奴聞之咲曰塌蒲屨兒何能為以天如母母婢也受先聞之憤謂溥曰我二人日夜苟得志使兩奴得生蓋載者非奴夫也歲丁卯受先舉于鄉當樹棹楔木有八字孔采欲鋸而去之曰是大類莫孔吳下鼻頭最壞事其除之匪與親友皆難之云無此例受先不能強曰吾有法于此從前鼻向外故奴多出外生事向內或差今即不之去鼻宜朝內不朝外故

受先棹楔木八字孔獨向內其託志如此及戊辰聯捷作書約同年縉紳毋得收投靠家人吳下薄俗為之一變云

路按臺按妻采溥言陳遇二奴于四府理刑黃瑞梅徐日義雷起劍徐世蔭連之兩道檄拘陳遇二人下之崇明縣獄知縣顏魁登授意獄吏暗斃之振飛任滿繼為廵方者上虞和彪佳浙局巨擘商等軒周祚婿也輪差時亦密有旨授按部時適兩張治銜蠹有奸胥董寅卿者南贛撫軍陸文獻之僕也為庫吏時侵盜錢糧加派病民兩張致意祁公立斃之杖下太倉之害頓除夫体仁所注意者復社一無所拘且皆嚴絕之兩廵方不惟不能有所加顧反重之彪佳與之定交由此浙人之謀為之沮止

復社紀畧上卷終

復社紀畧下卷

正月考選吏部題截俸行取將在京俸足中行評博及行取推知等官逐一考選分別科道部屬等官是時秉軸者皆浙人以故冢臣門人張纘曾少宰張捷之姪張孫振皆恃越援意為必得而是時吳門望重舊臺省多附之掌垣掌道又屬門牆穀氣所欲進者宋學顯葉高標何楷張盛美胡江鄭爾說徐耀諸人為最已定為科道矣乃纘曾孫振為所軋僅得部主事部堂俱不悅覘知弊仁之姻商周祚門人薛國觀皆未入選也因憇懇辭仁揭謂皇上御覽諸與考各官官守鄉評實績欽自點定謂之改授以故汪維效原擬兵科今授戶科王之晉原擬陝西道劉昌原擬浙江道程源原擬江西道劉祚永原擬福建道王正原擬廣西道辜朝荐原擬山東道今俱改給事中鄭爾說胡江改部主事張纘

會張孫振改授御史餘俱依擬鄭爾說係洪澳之甥胡江係馬居常之門人皆已入臺而改部續曾孫振皆已註部而改臺人咸以轉移疑辭仁胡江等因心恨之又何楷張盛美文章治行社局所推復為權要所擯公論為之惋惜明日吏部又奉上傳部屬何楷張盛美俱改授科道辭仁與鈺部亦莫測其得之之由而深忌之

是年冢臣為謝陞憲臣為唐世濟功即為蔡奕琛皆浙脈也掌垣為盧兆龍掌道為羅元賓頗與聲氣合南冢臣為張廷登考功即為屈動各以門戶修隙而最騰議論者北察用胡浩然南察用羅元賓北自秦寇之再入楚豫也南京樞臣呂維祺以鳳陽單外為憂疏請淮撫標兵移鎮汝寧當賊未路毋使得近中都乃淮撫楊一鵬老耗畏賊使人至閩所求為之地辭仁遂稟旨淮撫督漕任

重不必移鎮乙亥正月七日賊自汝寧攻鳳陽中都失陷焚毀皇陵體仁因其慰安聖衷疏遣江南紳士有公揭投入各衙門曰前日當國者欺罔聖明自哆票擬盡職夫票擬之失孰有大於私預門牆狗庇鄉曲禍及陵寢者耶國家二百七十餘年來仇耻莫過於是不必移鎮之旨悞之雖禍陵者寇而繼寇禍陵者實票擬者為之豈得謂非其罪也我輩臣子當穴胸斷脰明目張膽求正厥辜以雪此耻以復此讐揭布人情為之震悚於是給事中劉昌具欲收滅賊之勝筭先斥誤國之樞臣疏吏科許譽卿直攻體仁宋學顯繼之御史張盛美又繼之上諭淮撫楊一鵬錦衣衛速問張鳳翼戴罪視事閣臣置不問刑部主事胡江疏恭首輔溫體仁疏比他疏語加厲上降嚴旨胡江借端攻訐誣蠹大臣着錦衣衛逮下刑部法司究罪

時浙人党魁張捷用事護持其党甚力同卿史堇前任御史特叅劾異已恣意傾排門戶欲處之堇先巡按淮揚婪賄甚多天如屬揚即春元鄭元勳廉之脩得其贓跡乃以疑單達諸臺省傳單特捷力為之地而莫能得堇自此被察得旨逮問下獄追贓

蔡奕琛父起家一榜未仕家貧與同郡胡浩然交好少結姻婭及浩然成顯宦門庭熾甚奕琛躬往修候服御儉素浩然心易之知交詢問東床賢否浩然曰一長可取謂奕琛徒有偉幹而無他才能也奕琛聞之心恨及成進士其戚体仁為首輔奕琛遷考功即掌察列胡浩然疑單十事皆贓跡遂入察籍謂人曰彼往日語吾一長可取今彼有十短宜罪可歸矣其贓批必報如此

劉宗祥差四川巡按時少宰張捷以成都知縣賀儒珍囑其舉荐卓異後儒珍有穢聲宗祥疏叅之比宗祥回道捷欲羅入察籍文湛持力為護持始得免宗祥遂疏戮捷徇私囑托庇佑墨吏賀儒珍以所投私書為証達之御前幾邀嚴旨烏程密為之地捷得無恙

乙亥京察張漣雖庶常得與聞察事以前會元刻稿事啣恨李明睿特為掌院者姜曰廣也係漣坐師與明睿同榜同官曰廣避嫌乃先致書明睿使知有人欲處之而已不開送以示德拾遺仍用之而委其責於臺省是年明睿雖倖免而拾遺仍被糾後明睿知被處之由疏叅曰廣亦以私書入奏曰廣疏辨兩相訐奏紛々至不可解云

浙人主察者南部院較之北尤偏徇佐察者南考功屈動為社局此尤甚嗔羅元賓曲處史堇拾遺疏亦羅入考功法以南部而制比部之命大是變體

南左都張延登于計典拊稍平而當局者欲處南本兵呂維祺延登以維祺負時望恐招物議稱病註籍大計疏上始出後維祺終以阻內官一疏為辭仁所不喜被拾遺去

甲戌會榜發奕琛以國表姓氏查對見新進士多出社局大異之因思變取士之制以禁其將來且可進其私黨又念事關重大未易舉行躊躇數月未得其便擬伺間論之

東林浙黨各有簿籍開列應處應用諸人持局者傳受奕世不敢少變庶常鄭鄭乃振先之子少負才名尤為浙人忌嫉于鄭未起用之前先推轂吳宗達入相蓋欲因之以整鄭也比鄭補官編修俱体仁抑之逢人肆詬言吾必糾之特止用虛殺為恐嚇耳未見施行也辭仁決計除之先從宗達處構得鄭昔年杖

母揭帖州奏糾恭一日諸臣在直言及翰林陸轉論資不論俸文震孟從容言鄭峯陽俸雖未足年資甚深應進宮坊辭仁艱然東出一揭拱手謂文曰正有一揭上達欲借重大名今若此則不敢煩矣推案而起遂投進特糾減倫詞臣揭時乙亥十月也

河南撫臣 疏報飢民送賊寇勢燎原上附膺嘆息夜不成寐体仁揭言中原寇盜之多由於民之從賊而民之輕于從賊由于饑寒之迫民之困於飢寒由於貪官污吏之朘削臣日夜思維弭盜之方莫如慎擇守令誠使守令得人則民生安民既安生自不思從賊而賊賊勢自衰此返本窮源之道也但臣觀古今之守令大半出於進士蓋進士出身但憑三場文字取中房司主試不能豫知其人之長短未免賢愚互收貪廉雜進况人才之生迥不如古賢者少而

不肖者多則當今取人之法不可不思變通之計也太祖高皇帝洪武四年一舉制科後以其徒有文詞而鮮實行六年即罷科舉需用徵辟有經明行修懷材抱德賢良方正人才孝弟諸科群舉於朝以次除用蓋荐舉親見其人之才品而後荐之非真實能賢則不輕荐也故其時得人為盛但國初風俗淳厚人情謹愿所舉無不得當今法紀凌奪人情習玩情面賄賂所在宜防臣請易其名為保舉其所舉之人果稱任使即為所保得當如一人一有過犯即為所保不當舉主一辭連坐庶人心悚惧莫敢行欺而濫荐也所舉得人則守令皆賢而百姓安全百姓安全即驅之為盜臣知其不願矣上覽搢手報曰卿所云誠救時碩畫人情有身家自然不願為盜賊焉得有賢守令以愛養吾民使不從賊乎但科舉由來已久豈能遽廢卿當更熟籌之體仁復搢言國家科目用人

行之二百五十餘年一旦議更人情必然不欲但今日講求變通之法故不得不出於此耳臣以為科目雖未能遽廢保舉請暫一舉行俟其考成以兩者相較若科舉得人多而保舉少則請仍行科舉若保舉得人多而科舉少則請專行保舉上從之保舉命下社局主盟集同志謂曰若止行科舉吾等三年始得一出身若荐舉可歲一登進矣乃溥亦各邑社長推擇經濟博達之士能興道致治者與才力智術能排斥奸黨者彙造一冊又馬君常與天如言宜用忠諫後人乃坐名保舉知名者新建陳弘緒桐城左光先無高如麟南昌萬六吉甫田黃以陞吳門徐鳴時張世偉崑山陸遜之太倉沈繇應黃翼暉宣城沈壽民永州袁耀祥桐城阮之鈿慈溪秦俊德山西辛全德閩中秦所武臨川曾杖九江李茂實武陵朱常涓陝右張兆巖江右朱由棫懷寧蔣臣皆登啟事一時咸

稱得人云

吏部關選保舉人員姓名奕琛取復社黨身查對反居大半以告辭仁辭仁大駭曰為之奈何奕琛曰聞上急於程效將來保舉一途定於期年考成信否体仁曰然奕琛曰社局諸人既得任職自能有力進身是入臺省者較之兩榜反捷爾時恭論吾黨必力患尤剝膚是行保舉適以自戕也体仁愕然曰念不及此然則併廢行取何如奕琛曰恐未易行也辭仁曰言路言之內閣票之何患不行奕琛乃詣韓城為述辭仁語薛國觀曰此事大乖物情恐衙門與吾輩合者亦無人敢任若異己者知所由來必萬矢叢集矣以愚所見莫若令皇上青衣布袍齋居武英殿因火星逆行下詔求言許民直陳特政闕失納奏應行事宜以弭天變乃募一有學識秀才或博聞強識布衣授之意旨或繕疏與之令

其出名上奏士民不識忌諱言縱戾常無閔理亂乃假借明旨行之具錄其人破格尊顯之以示必行之意斯時即舉朝議論紛紜政地與言路皆不任咎矣奕琛大喜乃與体仁密授意閣吏王藩使四出求其人如所畫云

丙子春二月淮安衛三科武舉臣陳啓新奏為獨違時尚直布痴表泣陳天下大病根力復祖制以破群迷急解民厄以平諸亂果世登上理臣死有餘榮事恭維皇上屢旨清問與聖人之疇咨無異臣生逢明聖曷任慰荷而無如世道日阱時切隱憂何也願今日文明盛矣制度詳矣臣下未見有巨慝權奸者何以曰阱臣止謂端尚文辭而鮮實行因循苟且而制度廢弛臣下工射利徇情面誤國殃民尤甚於奸慝矣此臣習貫誼之又痛哭流涕蓋已有日自傷卑賤不敢遽言尚冀有能言之者乃西奉聖諭竟無一人告者何也因諸臣迷於情

利之局故不能作局外觀具局外語也臣旁觀甚清所以不敢不言皇上宵旰之勞拊解之思便殿之居責躬之諭減膳撤樂且欲與行間共甘苦足上有堯舜之君而群臣悠々忽々不能仰承宣布諄諄云有君無臣詎不信然臣寸心莫過所以不忍不言竊謂今天下有三大病根總成一迷局一曰以科目取人是病根也今日文章之士孝弟與堯舜同轍仁義與孔孟爭衡及其見於政事也恣性情任喜怒所云孝弟仁義竟成紙上空談計其幼學之時莫不謂讀書可致富貴莫不謂讀書可榮身親迨歷任既久又莫不謂讀書可卜封蔭自此三者而外誰復思有君而我致有民而我澤者乎臣所以效賈誼之痛哭流涕者此也則亦何賴以科目取人哉一曰以資格用人是病根也伏考國初曾以典史馮經任僉都以貢士彭友信任布政以秀才魯恭授尚書何嘗以資格限之嘉

靖中猶三途竝用今則惟尚進士一途貢生官止於貢舉人官止於舉界限既分莞枯遂判貢生明知前途無路取如是不取亦如是毋寧多取以為身家計乎舉人明知歷任有限貪如是不貪亦如是毋寧多貪以為子孫計乎若進士則朝廷之爵皆其姑几上物天下之官皆其朋比之人噫成一氣打成一片賢否莫問賄賂通行誠有如聖諭所云明旨可藐暮金自如者臣止就見聞一二言之如禁肩輿未嘗不許其乘馬長安道上數日前犹半肩輿即此細事尚不之遵况值財利之大者安望其不藐旨而趨之手如禁交通未嘗不處其違玩而諸臣私第誰無親故往賓居間輦轂之下尚不之遵遠方外郡又安望其恪守乃職而不入暮金乎設有一二清廉自愛者且共目為矯共訛其異其誰肯為孤注之擲乎臣所以效賈誼之痛哭流涕者此也則亦何取以資格用人哉

一曰以推知行取科道是病根也舊制給事御史以進士舉人教官等項除之
後又以行人博士中書及行取推官知縣充之弘治中又以助教官兼選嘉
靖中猶令行取推官知縣進士三分舉貢一分考選今則惟以進士考選矣夫
推知造科道者謂共諳練世務熟識民情耳審是則中行評博當不入選矣既
中行評博可造是亦無用其諳練熟識則推知可以舍矣蓋推知行進科道無
異民間窩訪作奸之輩謀入上司衙門名為縣兩者夫推知何仇於臣而臣必
欲塞其向往之路哉蓋為民怨之而不敢言也民怨不敢言以致其為盜也今
之為知縣者既失愛養復加暴征暴征不已復益贖緩贖緩不前挺而立斃者
不知凡幾不勝刑捷翅而走險者不知凡幾挺政兼殺酷以濟貪溝壑中皆瘠
民庖厨中盡肥肉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者以皇上之行仁有司從
而扞格之俸蠲停而追比如故禁火耗而勒索愈加使民積蓄無餘於三冬固
嗟剝肉之苦新絲已賣於五月莫窺敲骨之苛民既畏官如狼虎畏政如水火
安得不畏世如陷阱乎所以然者良由行取為科道也彼受任時先以科道自
居謂異日吾能舉劾人能榮辱人及至地方上司竟以科道相待謂彼異日可
舉劾我可榮辱我結交可為膀臂投契可為奧援敬畏之不暇又何敢忤其意
制其行乎故雪民剝民顛倒民凌斃民無不肆其所欲可憐蚩蚩之氓叩關無
路赴愬無門舉疾首蹙額而相計曰與其罹罪而速死無寧逃亡而偷生與其
立為杖下鬼無寧且為釜中魚於是咸以從盜為得算遂倡之和之而平原皆
盜矣臣所以效賈誼之痛哭流涕者此也若夫推官掌一郡之刑名掌巡方之
耳目權能生殺人勢可威逼人加之自恃為科道人待為科道而不擅勢橫行

要挾有司凌虐僚屬者有幾有不縱容衙役窩訪市訪報睚眦圖厚利害平民者有幾驕恣如是下民又能安其生乎民既不能安其生又能已於亂乎則又何取於以推知為科道哉夫國家受此三大病根依然章句日聞党與日威苛暴日加羅網日密惟利是好非情不行竟成一迷局舉世盡醉夢中而不醒矣每見青衿中朝不謀夕者有之一切鄉薦便無窮舉人及登甲科遂鍾鳴鼎食肥馬輕裘膏腴遍塗大廈凌空此何為乎來哉嗟：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今之財苟其在下也今日輸稅賦明日輸加征猶有入之之日即其在上也今日發內帑明日發京庫猶有出之之時獨至侵奪于縉紳之家則何日得其出而流通於世乎不獨不出也彼且產無賦身無徭田無糧廩無稅其所入正未有艾也即或有時出焉非買科第即買田宅買陞轉而出一無不獲百者况出而世：買科第則世：以一獲百矣夫天下有數之財豈能當此永聚不出而便永獲入者乎又何怪乎朝廷匱闕空乎人謂漢之財耗於匈奴唐之財耗於藩鎮宋之財耗於納幣皇明之財耗於九邊臣謂非耗於九邊也耗於諸縉紳也因而吏胥效之舞文作弊求獲也項首遂至數千數萬金隸卒效之用奸助惡求獲也項首亦數千數百金因而將士效之求獲於偷安蚕食兵法壞矣而將士以疲官旂效之求獲於乾折盜賣漕法壞矣而官旂以窮商灶效之求獲於夾帶私販鹽法壞矣而商灶亦困何也凡有敗露仍諸縉紳治之有罰贖仍諸縉紳收之以故富者貧：者怨：極思亂而盜起由是也今日諸臣又求獲在全身保家而欺罔由是也今日兵將求獲在乘機擄掠而削弱由是也上好下甚薰蒸習染日趨日極若病根不痛加改除迷局必不能破盜賊必不能

息內而元氣受傷。奴虜必不能滅。奴虜不滅。外而神氣再虧。勢不至舉皇上之天下。斷送於章句腐儒之手不止也。臣嘗欲喚醒衆人。醉夢急救民生。倒懸故狂言無忌。然臣言出口。臣身必死矣。以拂人所好。當死以觸人所忌。當死。設邀皇上殊恩。即待臣以不死。而舉天下何地無推知。偏朝堂何地非進士。聚衆之唾。可以沒臣之身。萃衆之口。可以銷臣之骨。與其死於嫉妬之手。不若就皇上刑西市。以為天下後世出位妄言之戒。之為愈也。再臣治病之藥有四。一曰速停科目。以黜虛文。一曰速舉孝廉。以崇實行。一曰速罷推知行取。以除積年恣橫之陋習。一曰速蠲災傷錢糧。以蘇累歲無告之顛連。停科目。非臣創論。太祖常行之。見於通紀。可考。今復祖制而行之。則諸臣不至堅立黨與。固結情面。而世臻上理矣。舉孝廉。行超擢。亦非臣臆說也。列祖常行之。昭昭布在方策。今遵祖制而行之。則人盡安分。但不進士。咸奮為名儒。即貢舉亦不自盡於不肖。而世臻上理矣。至推知。一罷行取。則推官自居。為推官。知縣自知。為知縣。道府可制。推知。推知亦畏道府。從前驕恣之習。難以復逞。去其害民者。則民生足矣。民生既足。盜自寡助。盜寡勢孤。不招自誅。盜息民安。而世臻上理矣。目今四郊多壘。庚癸頻呼。蠲停錢糧。恐未易言也。然臣有說也。二祖開基。兵農合一。令軍什三條。搯什七屯。糧食土屯。力守衛萬世善經也。使常守不變。何至募兵代衛士。而以輸將為年例哉。臣常論國家之患。半在文字。半在募兵。不耕而食。失意則諱。殆可畏焉。臣竊思今日不急復屯。政天下終無寧日也。蓋財斂於中。上與下交困。免加派兵。無以餉行。加派民。不聊生。非屯莫救也。猶記萬曆四十五年。張抱赤上興屯書。灑灑將二萬餘言。深為屯政。頗盡臣怪當日何寢閣不行也。

倘皇上加意於此，幸緩臣須臾之死，容臣繕本另進。雖時異勢殊，稍加損益而行之，實天以久塞之泉源，待皇上疏通，成中興不世之美政也。迨至餉充兵足矣，然後訪求大將而任之，耕漁屠釣中寧無伊呂韓岳其人為皇上治亂持危滅虜勦寇者？緣病根日深，迷局日固，豪傑即出而掣肘者多，雖超乘之材，將安所施？又何怪乎裹足而不至哉？雖然，將亦難言之矣。仰冀息於文臣，聽提掇於下吏，因之文官視奴隸，故三軍遂玩若匏瓜，威望既莫重於平時，號令何能施於對壘？故虜寇之未風聞，先潰而莫制，虜寇之去，偵望狼狽而不敢前，惟事掠拾餘資以滿壑，殺難民以杜口。此兵之第一能事，以致民之畏兵甚於畏盜，生靈塗炭，幾高白骨之山。即縣凋殘已見，金殿之缺，今茲皇陵震動，湯沐受傷，皆由任將不專之所致也。臣以為當徵求將才，既得其人，即當禮幣聘請，凡軍

國重務，悉以委之，予以尚方便，宜行事有司，害民者亦俾處分，罷一切監制，令天下曉然知皇上不憚屈已重將，以削平禍亂也。如此知皇上以除民賊之任，亦付之大將，大破陋習以救民也。如此三軍亦知天子之重其事而隆禮于我將也。如此軍氣自壯，兵威自肅，行見壁壘改觀，旂旛變色。此一役也，民怨可平，寇賊可化，予以慰皇上上恫下疚之懷，不難矣。伏望皇上審時酌理，毅然獨斷，毋徇群工而滋惑，毋因遊談而廢言。臣雖死當愉快也。臣家世淮陰，八歲喪父，母劉苦節三十六年，紡績育臣，倖邀武科。是臣有母尚，未終養，臣年四十尚，未有子，有母無後，遂以死言。是天下之大不孝，無過於臣者矣。但臣不言，知必無言者。臣及今不言，後雖言有無益者，故不恤冒死，盡言。臣雖死，知皇上必憐而存恤。臣母即屬臣，養不虧，臣雖死，知後世必有以臣為忠。即屬臣，後未斬，臣不

為勢阻不為威惕捐糜瀝血以上告聖明臣為勝悚惶待命之至奉旨開科取士原屬典制其中豈無才能何可盡罷舉孝廉罷推知行取與求將與屯各款該部確議奏奪張抱赤屯書看即進覽陳啓新敢言可嘉着授吏科給事中如遇不法之事許直陳不諱各衙門一體相待若有排擠輕侮者重處不貸啓新旬日再疏進張抱赤與屯書得旨留覽

廣東道御史詹爾選題為敬循職掌明剖事非以定是人心以塞亂源事略曰高皇帝欽定御史職掌內一款凡學術不正之徒上書陳言變亂成憲希求進用或才德無可稱挺身自拔者隨即糾劾以戒奔競近者陳啓新一疏亦或從憤激中來然何至論及制科與推知貪汙不肖一至於此甚而大將登壇以尚方劍殺有司創此不經之論也高皇帝自設制科以來迄今三百年從無廢弛

間有大故次年即為補行豈不偶行徵辟而畢竟以制科為正孝廉為副以故名卿碩輔皆於科目中得之士亦未嘗盡負國家也故謂科比皆賢固偏論也謂盡無賢豈非誣指乎即謂推知有不肖誠確論也謂皆不肖豈遂為公論乎臣僚如此其眾矣皇上進一啟新以愧勵群臣豈足為異但天下之為啟新者不少恐此途一開四方傳食之徒孰不欲富貴孰不蓄睚眦果糧而至者不知凡幾囊空望奢作何散遣不審皇上何以處之也為今之計願皇上立召九卿科道令啟新覲面敷陳罄其底蘊使廷臣識其言論幸彩果有他長使天下知啟新特達之過本不偶然庶幾懷挾私意希圖躁進者皆有所惕而知畏別人心漸定而亂源亦可塞矣奉旨陳啟新以敢言特擢奉旨甚明詹爾選何得又行瀆擾姑不究

詹爾選疏入陳啟新具疏辭職通政司格不上啟新再疏納言違背祖制阻抑言路自擊直鼓以聞奉旨陳啟新着恪遵供職不必因言求退奏內下馬紅牌不遵殊屬玩肆着嚴行申飭

詹爾選再疏恭啟新嚴旨差緹騎拿送獄閣臣揭救奉旨奏內事情前旨甚明詹爾選何得借端逞臆明屢恣肆欺罔本當重處念閣臣申救着錦衣衛放了從重議處

詹爾選奉嚴旨後社局主盟相聚而謀謂科目中人恭論啟新上必以為忌嫉必不見聽反加重處今後恭論啟新必須科目以外人乃可未幾有候選府庫大使程品一本為乞斥虛誕以責實效以全國脈以維世道事陳啟新以三科武舉建言而得吏部臣不勝舉手加額以下臣而沐皇上之知立賢無方之特

典也及讀其疏乃知憑逞胸臆議論則多惧成功之或少耳臣反覆而誅啟新之心無非迎合聖意以邀高位臣試言之啟新之參科目非參科目也是傷國脈也非參科目諸臣恭孔孟也古之取士歷朝有法唐詩晉宋漢選舉孝廉至我朝則以科目若科目可罷正所謂居今之世反古之道當必及其身矣有如皇上明旨科目取士原屬典制其中豈無才能豈可盡罷此即皇上敬天法祖睿知聰明乃知其為虛誕但不忍塞其敢言之路無奈其蘇張之口熒惑聖聽是以皇上不加之斧鉞而反加之以顯秩將欲率天下之人棄仁義而務口給也方今四郊多壘有九邊有外虜有四方流寇有各處驕兵豈一登壇所能遙制之手臣視皇上遣督帥邊臣微寓此意而啟新不知也皇上若欲專效誰可登壇誰可推轂就令啟新舉何人以副皇上側席之思欲罷推官考選此又不

通之論。推知貪濫者固有而耿介者亦不少。每年有按臣入境復命之舉。劾有年終風聞。又有大計之黜陟法網。不為不密。賢者自應考選。否者自應擯斥。皇上自有睿鑑。豈容混淆。若云與中行評博竝造。此三百年来不易之定典。乃為至公至正。即三途竝用也。官無大小。止憑才守。然以進士才守論之。百十之中。有一二不才不肖。以舉貢才守論之。百十之中。有三四不才不肖。以監儒言之。守有餘而才不足。以吏員言之。才有餘而守不足。此資格所限。倘一概考選。則人人忠為賢良。誰肯自暴自棄。甘心自處於污下哉。又曰。章句之士。無益於世。臣累舉數人。如文天祥、王守仁、于謙、鄒元標、孫丕揚、郭子章、楊連左光斗諸人。皆表之古今。炳耀史冊者。此往哲之可鑒。至於今之在朝在野諸臣。之不敢舉者。恐蹈附會線索。獻譽邀寵之謂也。又曰。一登進士。則家計百萬。此在淮言淮。

乃一隅之小見。非天下之通論也。以臣廬陵言之。如甲辰科蕭象烈。登賢書二十年。家徒四壁。一縣如此。他縣可推。又曰。推知貪酷小民。日以鞭扑為事。惟利是圖。情面自徇。種之描寫。何異於戰國諸人乎。他不可知。如原任吉安知府毛堪。廬陵知縣陳康稷。此二臣者。才比王佐。守竝夷齊。誰不知之。亦誰不念之。啟新淮人也。知淮之推知而已。或有所以激之也。不然。烏能如孔聖之席不暇暖。過化存神。而知天下之政乎。啟新又恐謗儒之說不行。又杜撰有君無臣之謠。以欺誑皇上。夫謠者。遍京內外。誰不聞之。而臣獨不聞。不足取信。乞教五城御史查訪。有無是謠。即知啟新之無往而不虛誕也。充啟新罪科目之念。不至於焚書坑儒不止也。充啟新罪推知考選之念。不至於舉天下之官不盡屬啟新之黨與不已也。啟新極口謗儒。又恐諸臣之傾陷排擠也。而以一死符天下之

口又何異於立監止謗也夫給事何官啟新何人而可以遽授之乎禮曰爵人於朝與衆共之孟子曰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用之今不知左右大夫國人皆曰賢否而皇上用之恐是孔孟不足法也且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啟新之說可行則凡稍有一知一識者無不效啟新言奔趨闕下恐不稽之言汗牛充棟而皇上又豈能一一通觀之手又豈能人人而與以啟新之顛秩手其勢必置之高閣則此輩又何以解散乎不竄入流寇作頭領必奔走異域泄我情形亂天下者必自啟新始且臣以啟新遽受此官必有奇謀陳之皇上以為國為民為己任不謂嘿々無言也即如通政司以不封啟新之疏開罪啟新首恭之是啟新借此為洩忿報怨之地耳烏得謂之侃直乎及至詳閱啟新屯田一款在趙克國言之詳矣今啟新與言及此想亦素經籌畫矣若改啟新為屯田之官聽其撥可以屯田之區若干額給牛種若干費金錢若干得子粒若干計其利國之多寡為啟新陞補之崇卑則朝廷受得人之益而啟新亦可以報朝廷之殊恩矣臣之恭啟新不但得罪於啟新亦且有干於皇上臣豈不知葵語取容危言死忠願皇上赫然震怒以臣吏員下品敢逞螳臂敢逆龍鱗斬臣頭以謝啟新以遏亂萌然後改啟新為屯田之官以責實效溫諭大小文武臣工以全國脈以維世道則臣死之日猶生之年也治平之本在大經小濟而不在小忠小信流寇則解散而不在征誅奴酋在善守以示其不敢犯而不在窮兵黷武以招其來以今日之急務在省刑薄歛憐才用人此皇上自有宸斷廷臣自有殞畫又非區々小臣所得而言也伏乞皇上寬而宥之奉旨陳啟新擢用奉旨甚明程品何得逞臆瀆擾看刑部提問具

奏

啟新入垣同官交棄之即公會無與接談者科中公務亦絕不與聞啟新心恨甚故經年無所建白時人以為耻啟新不得已多言細事以塞責有色服穿朝御街走馬護日不敬三疏皆得溫旨又一日啟新復疏言燒密燒龍時社局諸人群聚而姍笑之因檢宋書紹興乙卯大旱禱雨禁屠諫議大夫趙霈上言自來斷屠止禁猪羊今併請禁鵝鴨胡致堂笑曰可謂鵝鴨謀議矣嘉定中察院羅相言越州多虎乞多方捕捉同臺正言張次賢言人盤領乃禁中來龍宜禁人行太學諸生遂有羅擒虎張尋龍之說今日啟新同此類有以其事榜之六科廊者啟新恚甚而不得主名乃無如之何

某月考選都諫姚思孝孫晉皆不與啟新商酌啟新遂真考選預定疏恭江南行取知縣陸自嶽訪單公舉翰林四字遂奉嚴旨自嶽謫外自嶽乃馬君常荐舉張天如門下也自是以後同垣愈絕之比啟新轉刑科右都諫宋致與之同署則與啟新言醫藥卜筮事媿不倦啟新乃喜謂掌科親我未幾主垣局者為都諫徐耀則曰不可絕之過甚遂及前人所為遇事與啟新同議啟新喜甚銓部缺耀不遽坐名對衆以姓名閣置瓶中拈之得行人張一如啟新在坐預定不復疏糾蓋情分稍投不忍立異也啟新喜與人交接健談對客輒至移譽議或投契多自訴少時述遭不少隱諱一日同垣俱以公務他出啟新呼胥吏共語久款洽謂輩若即古之篆吏皆有出身之階我少時亦嘗從事此中若輩能奉公守法我官即若官也自後人始知啟新昔嘗為書手社局聞之遣班役往淮安訪問啟新履歷既得實使人疏糾焉

丙子八月北兵入犯畿輔啟新輪守後載門時有官生楊光先欲繕疏奏溫體仁以及啟新見啟新坐門責以不請纓而守門啟新慚答言一死無益光先曰當今冠進賢者從寒臆攻苦得來戴兜鍪者由先世汗馬得來公徒以口舌得官既荷殊恩當有異報乃悼一死耶拂衣欲出啟新揖之入光先復言前不當受職既受職後國計民生兵馬錢糧絕不侃々直言而乃今日一疏色服穿朝明日一疏御街走馬後日一疏護日不敬豈未為官時天下便有許多可痛哭流涕處一為官後使人人遷善改過事々無一可言即啟新不能答光先曰公一味真方假柔怒已責人尋人小疵搪突大事異日者被聖明看破做不得明哲保身爾特思余言晚矣未幾光先昇晉大明門擊直鼓疏奏陳啟新以及首輔溫體仁奉嚴旨逮下獄

科臣張正宸疏言新安所千戶楊光先州莽介士妄干朝事已屬不經且以不祥之器輕污禁地滔天之罪可勝誅耶蓋條陳劾劾亦常事耳何須作此怪誕之為第據其所論陳啟新與輔臣溫體仁則有未可盡非者啟新以胥役而受特恩自當始終盡言至死無二何以尸位餘年一籌莫展啟新自負耶抑忍于負皇上耶臣意啟新原是未嘗讀書之人寧解君澤民之道今試舉其所奏屯漕諸大政一一面問而許以舉行其能之否拾人之唾餘轉眼而失矣在皇上置之諫垣無非欲鼓舞廷臣以激為勸耳而沐猴天垣遺羞名器矣祇如繁縷之大可惜也至輔臣溫體仁云云得旨陳啟新自破格特用後軍國大事竟無一言陳奏着降二級閏四月廿七日啟新復具微臣名節幸蒙睿鑒疏自請褫

陸文毅字居實少讀書外父貢士周文潛家時張受先亦從文潛受經兩人同
塾得交後受先成得進士文毅援例入雍錢肅樂來宰婁東于諸縉紳中獨信受
先言聽計從行鄉約立約正副博採人言分別淑慝而勸懲之政聲籍甚文聲
間條陳地方利病肅樂亦採之時有一陶姓惡人所為不法受先惡之列其惡
款欲達當道偶置硯下文毅竊視漏泄其事陶人往張自解受先知文毅所為
因大怒文毅央楊姓老儒同至張所解釋受先不顧竟將文毅褫扶老儒屬毅
責受先乃止時丙子三月也文聲不堪控辱忿恨甚因呈變求言乃哀集受先
交通上官把持武斷諸事繕疏走入京期登聞上奏逢奎卿王時敏家人引之
進謁烏程其黨人自韓城德清外又有四任子焉一為沈泰藩文懿公膺之後
也一為許驥穎陽相國國之後也一為秦文樞文榮公煒之後也一為王時敏文

肅公錫爵之孫也四人皆以才識通練為相君所倚重時敏與醉仁又以兩世
通家誼恩禮較他人尤厚特太倉望族瑯琊太原清河稱崑崙迨天如倡立復
社門墻熾盛邑中若汝南高陽汝南焦國諸子弟皆贅居門下時敏之子擬撥
撰甥吳世睿世澤皆美秀能文獨外壇坵兩張以其立異意頗少之延陵世睿
有家僮張堯者能文章少受業于趙自新兩張收之為弟子主人不之許使之
供隸役職抄謄堯耻之避之兩張所延陵拘繫其父母南張為請甚力事雖解
而使執役如故堯不能堪舉家徙之武陵吳末之處之客席未幾兩張使以入
泮吳江延陵控之當事求正叛之罪卒不勝久之兩張囑州守周仲璉携來之
手書造延陵進贖金為堯削隸籍延陵壑於州父母勉從之而內不能平時敏
家法素嚴僮奴千餘深以為耻而竟無如之何由此蓄怨復社久矣文毅一見

時敏告以入京之意前張堯事南張主之故時敏啣受先甚於天如乃曰相君
仇復社叅之正當其机但相君嚴重不輕見人而主局者惟德清為政宜就商
之因尊之奕琛所文教面進疏稿奕琛即袖入体仁溫意中不知有受先且素
無嫌怨乃曰誰為張采不過三家却免國學究耳烏足瀆聖聽今朝廷所急者
張溥耳能併彈治溥當授官如啟新也奕琛出為文教述相君語令削州更進
閱數日奕琛復述相君言張漢儒評錢瞿已遣緹騎此案遽列名當併得逮江
南一時與大獄恐兩上聽反及至起疑不若借端籌餉歷陳奸弊末後指及党局
姑下地方官查覆後錢瞿獄竟乃其第二疏指名寃處耳袖出疏稿示文聲文
聲遂疏為國賦萬難議緩事奉旨三吳通餉悉由奸胥攬解分派侵吞及花詭
私占屯田引稅優免冒濫水利阻撓倚靈豪奴藉勢詐害俱地方重大情弊着

該撫按逐款詳查明白奏奪至太倉復社結党恣行把持武斷提學臣所職何
事致士習囂橫如此着倪元珙一面查寃懲飭仍據實回奏俱不許隱徇取咎
復社奉旨後天如使人謂文教子陸茂貞曰忝在同里與尊君素昧平生若因
他人負罪而無故加兵是城火池殃也如陰隲乎茂貞因疾赴京為文教述天
如語文毅然不答茂貞進曰復社党與半天下獨不為子孫計乎文教乃許
之時社中夏允彝陳子龍吳克孝皆候選在京謂陸必為浙人頗指莫若說之
就選出之於外社局始得安乃劇金為部費使擇善地負缺文教恐有報復克
孝又文教中表弟也為之盟誓以堅之始允就選丁丑年某月茂貞北踈天如
偕之謁蘇松道馮元勳即知府陳洪謚言文教已就選無復更有後叅矣連之
學臣倪元珙謂可具疏回奏元珙言須得生徒主名教然後可以塞請否者恐

得罪詞臣徐沂謂元珙曰社中多傑才科名恒出其中但使社局得無恙公祖目前雖暫屈後必大伸元珙許之乃據府道中文具疏回奏曰臣受命督江南學政奉有復社一案夫結社會友乃士子相與考德問業耳此讀書本分事不應以此為罪陸文聲挾私憾瞞抵欺故奏事不以實熒惑上聽臣昧死據實以聞其所指名以事外廢生顧敏思陶鎔江德淳董士銘錢渡等上奏有旨責元珙隱狗着降二給調外任元珙復外轉繼任督學者為山東元璋時社局諸公疏叅溫相無虛日奕琛從文教更上第二疏當以陳啟新例授御史文教不應佯言他事以謝時虜兵已出口誅巢乃疏劾祖大壽虜至不能力戰虜退但言尾追又荐劉澤清勇敢善戰德州賴之保全原任大學士馮銓捐家資募士固守涿州其功不細均應叙錄臣何臺臣姜思睿疏叅臣體仁兼進舊學臣黎元寬刊揭內有體仁父子囑託私書幾起上疑體仁力解而懼不能安位再授指文聲叅元寬進學冒濫宜行追論體仁因邀溫旨復入直未幾文聲選湖廣永州府道州吏目以去其前叅復社一案有旨下元璋再勘會璋丁艱誅齊人鳳翮代之延臨川羅萬藻閱文學政為萬藻一手握定復社事再奉嚴旨鳳翮卒置不覆奕琛計無所出左右有言前泗州衛弁李應寔以通運負罪居戶部繫奕琛使人授之指借陳條漕政利弊為周之變解寔通政司奏聞有旨周之變果否因病乞養着該撫按確寔具奏不許徇飾取咎撫臣張國維按臣路振飛下道臣查報道臣馮元鈞覆言李應寔假借言事代人游說妄引祖制與漕例不合乃引紅牌例坐應寔說謊欺君罪在不赦應寔懼及禍挾奕琛手書至閩令之變赴闕解白原官可復得且有下次陞擢之變母服未終應命九年八月之

變具呈應天撫按

十月原任蘇州府推官告病丁艱周之變具復社首惡紊亂漕規逐官殺弁朋
党蔑旨疏曰崇禎九年六月見邸報戶部為新運伊爾等事奉旨周之變去任
情由是否因病乞養着撫按據實回奏不許隱徇取咎臣伏讀驚懼以廢棄小
臣尚蒙清問捐糜無地惟是臣職允護漕受翰林院庶吉士張漣江西臨川告
病知縣張采毒害天下共知撫按不敢言即近日聖明嚴究復社天下共快而
漣采正復社首惡寧代受譴莫肯定對者同党相護也切照蘇屬漕糧九十三
萬石州縣各有定額而太倉鎮海二衛軍儲四萬五千餘石分派長吳等五縣
支給崇禎癸酉六年十一月漣采假救荒用奸書宋文傑謀奪各縣所派盡歸
掌握歲扣萬金而本州漣允洒各縣代兌令州申文自刻軍儲說勒臣奉行臣

思祖制軍儲與兵糧皆分派協濟不使聚於一處管於一人防奸雄藉手耳漣
采身居海濱阻險一旦欲聚軍儲意欲何為况州漣卸縣誰甘鄰壑未經題請
誰敢亂制利害所關臣安得不爭及劉士斗署崑山減遼米脚價激泗州軍變
漣臣禹好善錄臣前揭疏劾荷皇上寬仁但降處州官未誅求豪紳也漣采可
以已矣乃懟訕朝廷以臣洩忿粘布謗帖大肆詬逐臣見亮跋屢乞休臣母
在家聞禍驚懼臣師庶子許士柔南司農鄭三俊皆教臣急去避禍今知府陳
洪謚時在南都亦手書促行撫按不肯寔題勒改告養臣出門漣采令党頌敏
思陶鎔等罵毆又坐吳江沈自馨家伏奸再逞臣隱忍而去不意復有運官李
應實義激條陳漣政中惜臣之去奉旨查議及吏部覆臣多托軍儲奉公維法
肩勞任怨親兄尚在養例不合得照舊供職臣畏漣采情求撫按不允再題奉
旨

旨復任溥采又假手下石臣慮禍畏親憂煎成病囑醫徐繼芳害臣不得已告
病致仕到家一日僅及訣母終天抱恨切思幼學壯行幸逢堯舜豈甘自棄况
俸幾四年正荐十三次紀錄舉卓異遭此不得榮親竭忠報國然棄一官而下
爭一郡久遠利害上護朝廷三百年漕規臣子當為困窮不悔溥采可以已矣
又恨應寶公言創稿授腹吏翁思礼令府臣陳洪謚稱臣並無爭漕道臣馮元
聰不依律例擅引紅牌坐應寔說謊欺君該并解寃通政司咨部復荷聖明洞
照臣九年八月本年正月兩次具呈僅路振飛批會據寔溥采乃把持狗飾夫
臣爭漕一案勿論士民公呈各院批語鄉紳書牘即御前有屢旨也溥采敢蔑
視而陷殺運弁以伏殺臣之机威力制縛使籍口無訴臣安得不急求於君父
哉况當日撫臣張國維有為門下拂衣計必有一通融題目始便措處之語按

臣祁彪佳有不佞欲以州官與門下去就分為兩截不必粘帶一團原書其在
則臣去任情由今日豈容狗飾至溥采自誇社集之日雖舟六七里祖道六百
人生徒妄立四配十哲兄弟盡號常侍天王同己者雖蹠跖亦曰穀氣異己者
雖曾閔亦曰逆邪下至娼優隸卒無賴雜沓盡收為羽翼使士子不入社必不
得進身有司不入社必不得安位每一番歲科一番舉劾照溥采搽權飽壑孤
寒飲泣惡已彰聞猶為壅蔽臣恐東南半壁從此不可治矣其他婪場弊窩盜
賊詐鄉民有証據之贓已累鉅萬一跣難盡容臣列款詳奏臣母服未滿何敢
冒瀆緣受害寃深奉旨嚴查猶經年寢閣萬不得已又千里匍匐伏闕臣孤立
無援櫻此雄鋒自分必死然生無可報國不惜捐軀以明漕儲利害仍覺罪惡
伏望皇上立奮乾綱大破党局提張溥張采與臣面鞠得寔乞斬溥采以謝朝

廷并斬臣以謝朋黨奉旨該部嚴查具奏

二月督學御史張鳳翮久不回查復社事年例外轉

丁丑殿試狀元為劉同升榜眼為陳之遴探花為趙士春皆復社中人也先是淮安府推官孫肇興識夏曰瑚膚公於童試以儒士入場而肇興分房曰瑚卷適在其房取中頭卷末得趙士春卷奇之意在推敲主司令卜之肇興見兆曰兩君后皆為名臣不可軒輊也乃舍之迨辛未曰瑚以第三人及第士春歷甲戌猶未得遇時士春制義力摹先輩非復向時才情曰瑚曰不售由此丁丑曰瑚分房士春亦以第三人及第時謂表鉢相傳後先不爽浙人忌之題其榜為社榜云

丙子南場禮記分房松即司李李瑞和與華亭諸生潘宸通關節有定約矣編號者失檢初場三號誤編太倉增廣生孫以敬二三場則無訛榜發以敬魁選宸落孫山及搦公舉以敬之後場則潘宸卷也宸家富交遊廣捐重幣而不得高刻揭言以敬割卷奩中以敬天如門下也言之即守方岳貢制宸使不得逞偕瑞和迎入衙署許以貢入北雍未科鄉場補荐宸不得已勉從之及以敬赴北會試宸尾之而行意尚不能忘吳偉業聞之密為以敬地時禮記分房一為夏曰瑚一為羅大任偉業以二敬囑之既入闈曰瑚病痢劇甚同簾視疾曰瑚口已不能言見枕畔有一卷大任取閱之尚未動筆眾皆曰此必膚公所心賞也遂荐之主裁者知其故因皆批取中拆號果為以敬卷曰瑚竟卒於闈潘宸見以敬聯捷乃無言而踈

六月司禮監曹化淳使人發張漢儒陳履謙陰事訐之東廠太監王之心與錦

衣衛掌印指揮吳啟明拷訊得寔立枷長安門錢謙益之獄乃解

大學士溫體仁再疏引疾得旨允之遣行人吳本恭護行辭朝日獨荐太常寺少卿薛國觀大理寺少卿蔡奕琛等可大用上納之八月陞薛國觀禮部右侍郎拜東閣大學士入閣辦事奕琛刑部右侍郎蔡國用工部右侍郎范復粹刑部左侍郎

是年閏四月工部主事朱國壽題為假言騙官欺君辱國懇乞明斷立加褫逐以雪公憤以光青史事切惟六垣之長表率諸司風勵天下為皇上耳目第一官責重矣所以皇上慎選其人拔之制科徵其才品試其治行尤必考之鄉評酌之公議凡此蓋恐一落蒙狗遂辱官方辱朝廷以辱天下後世也今陳啟新何物么魔假滅祖叛聖坑儒亂世之言遂騙六垣之長今皇上用之誠可以

愧制科勵制科矣獨不思啟新久為漕運司書手免狡蛇營之醜舞文弄知之巧大有所得遂鑽武舉謂啟新為武舉也矧小弱夫絕無趕之壯氣謂啟新為文士也錄寫椽役亦非藹之吉人以不文不武之書手而用之才品何在鄉評公議又何在乃竟儼然為垣長也臣前治內江聞之猶以為此必異人皇上賞識乃在尋常之外諒漸敷奇見樹奇勳以應皇上闢門之求以短制科之氣使天下後世傳誦皇上當夸氣冠劇之時有撥亂反治之一異人也孰知日以及月月以及歲不過煩瑣細碎之事苟且以塞責大負皇上委任之心幸奉聖旨陳啟新自破格特用後軍國大事無一陳奏看隆二級照舊欽此大哉皇言已窺破啟新之假騙矣用一格外之啟新未悟計時之上理祇以長宵小蹤等無上之奸啟新匹夫無級而升之臆當此劇寇猖狂尚可開此端以引叛亂哉天

下之人憤：久矣。奉皇上聖旨，誰敢言哉！然天下之人不敢言，惟輔臣可以言。輔臣休容之度，不屑言，惟臺臣可以言。至臺臣而不言，臣知其故矣。夫約謂我制科也，啟新一書手也。制科而與書手爭，不知矣。遂成啟新之蒙面，各自尸其位。此省臣章正宸疏恬嘿自完，但獲一官有味，其言之也。噫！輔臣應挽回而不言，臺省應駁正而不言，乃言者獨一官生之揚光先臣，是以有感於制科之不必設，而深慕揚光先之有激而言也。臣今日者，第求為侃之忠臣，不願為嘿之良臣，以負皇上之納言。天心回而霖雨布，將天開泰運而澤不溥於無疆，乎遂出位妄言，不避斧鉞之誅，不避啟新報復之禍，伏乞鑒臣愚忠，寬臣狂瞽，照假騙以中國法，庶傳之天下後世，聖明一轉圜間而欺辱之褫青史，增光矣。奉旨：陳啟新已有明旨了。朱國壽何又踵襲噴陳，至滅祖叛聖坑儒等語，尤屬誕妄，着吏部議處。

九月左諭德黃道周疏劾楊嗣昌奪情觸上怒，降江西布政司都事，時烏程謝政、淄川張至發為首輔。

十月應天巡按張國維具疏回奏，為直陳漕儲無悞之實，理官去任之由，明公道以祈聖鑒事。吏部咨原任蘇州府推官今致仕周之變奏，為復社首惡，擅作威福，紊亂漕儲，逐官殺弁，事奉旨該部嚴查具奏。咨崇禎九年八月戶部為新運伊迓漕政可虞事。蒙部覆奉旨：周之變去任情由，是否因疾乞養，着撫按確查據實具奏，不許徇飾。取咎職特身在行間，未遑會覆，且以周之變蓄疑逞臆，久當自悔，不意其母服未終，赴京上疏復奉旨嚴查。夫之變之去任，謂由爭漕也。臣請先言漕儲之無悞，以破其借端可平蘇。即免漕之外，復輸倉糧以養

本地之軍名曰軍儲漕兌若於橫軍勒索耗贈日增而軍儲則在地方交納絕無耗贈小民利之崇禎四年太倉州值風潮傷稼知州劉士斗請將他邑輕糧軍儲誅之州額以本色漕運扣運各邑此在州言州出於救荒之迫念前撫臣莊祖誨有漕儲二項豈得交易互兌之批前按臣祁彪佳有漕運屆期作速料理毋使州民藉口觀望之批事遂不行至士斗署崑山為運弁張景文逞亮毆辱事在崇禎六年與太倉軍儲之議原係兩時兩事迥不相涉且其時崑民相率兌完亦與太倉無異漕儲之無誤已較然矣無所誤而何必有爭無所爭而何以求去則因有私揭一事為公論所攬乃借題以相陷也之變與士斗同年同事然懷有夙隙將將士斗恤災詳文指為獻媚鄉紳具結于總漕巡漕兩臣而撫按不知迨總漕巡漕兩臣因崑山縣運軍狂逞并糾士斗因軍儲一節拈

出之變私揭於是都中訛議之變者籍：臣時叨有撫吳之命實稔聞之之變見士民籲留士斗自知無所容於公論而去志從此決矣其詳文有曰總漕巡漕探職言入告致劉士斗為法入告職獨何心安位苟容似此教語真心未泯深慚私揭之非可為去位之鈇案所云誤漕爭漕皆蛇足也初次其詳即以終養為詞及展轉求去臣惜其才冀以善全其終就累詳所請誅養代為具題誰為強勒之乎迨蒙恩復任臣等交相慰藉人情絕無齟齬之變可以相安矣忽而成病一卧數月與疾竟隳此固國人所共見聞非有他端臣又不得不為具題矣夫前之求去由私揭發露有漕臣之疏可稽後之決去由真病纏綿有道府勘詳可據乃曖昧之情欲掩覆於已陰陽之患反委咎於人揣其意不過從一官起見然不妨徐為申理謂為當陸文聲張漢儒高張之時奔馳赴闕拾其

唾餘但知好莠自口不顧衰服在躬士類鄙之臣又烏能曲庇之乎至於疏中
據拾語：張大其詞似乎張漚張采有紊亂把持之事宜動聖明詰究臣等為
朝廷執法如果壞漚干紀敢後鷹鷂之逐但年來漚允如故軍儲如故旂軍與
百姓相安如故其相生端者獨有之變與欠漚之奸弁李應實耳然之變即百
端借訐張漚張采無片語相干又國人所共見聞也若仍舊而坐以紊亂則漚
運之功令無憑若靜聽而坐以把持則紳民之耳目俱亂臣正為漚政慮為地
方憲不能增無事以為有事也臣會同巡按王志舉合詞據實上奏仰聖鑒施
行得旨該部一并叅看來說

爾時又有怨惡復社者託名徐懷丹製十大罪檄文曰復社之君主為張漚佐
為張采幾二十年下亂群情上搖國是種二奸惡禍變將來眉睫愚衷哀痛嘗

著論說於數年之前而伏在寒陋畏懼若莫敢倡言今賴祖宗之靈爽天子之
明聖闢聰遐矚不遺葑菲早察其逆惡布告天下將有懲創之舉海內風動企
踵拭目謂流寇可靖夷氛可息凶荒可救太平有日不勝喜極破涕但伏思之
公道久廢正氣不伸蠱惑既衆誦誣復多使不明正其罪狀將復飾說以欺罔
禍本不除必滋決裂迨其傾覆挽回何日用敢節舉十罪開訴四方上冀天威
銷讐之有日下幸世道至公之犹存凡抱悃忱共祈鳴鼓一日僭擬天王春秋
之法誅心為烈素王之政正名為先惟天王至尊故稱天以臨之降自王侯不
敢匹也張漚何人敢僭號天如或曰此妄自尊大耳非其心也何以有朋黨結
衆之社始名應社者易曰湯武革命應乎天而順乎人也今名復社易曰復其
見天地之心也漚固讀易者也居聖朝而萌革命之志為臣子而冒天地之稱

是可忍孰不可忍乎或曰此隱自僭擬耳非其著也何以榜示同志之書前額名文匡者語曰一匡天下也繼額國表者詩曰表正四國也無將之心溥固儼然命之而無忌矣或曰此名遠湊合耳非其質也何以更有稱朕稱妃之實跡其稱朕者一再見于舉要錄之後批也容可竄也其稱妃者則直勒諸碑文墓誌之首也不可沒也鹿馬之指溥公然居之而不疑矣張王治張源張連張質先張濬張泳等時稱十常侍諺呼十大王挾以江南小天子之威令跨海連州聚財納叛隱姓埋名一名李構一意欲何為甚至金錢較射一肆拳勇之徒趨之若狂則張采實輔之此罪之魁也其罪一也

一曰妄稱先聖仲尼至德遠于堯舜滿千古莫之與京溥采何人竄竊其位號西南兩聖人趙張王蔡友名四配趙自新張頌手肇敬煥徒曰十哲王家穎蔡仲

呂雲孚 吳偉業 金達威 胡周鼎 周 肇 人人公輔賢於七十處 同門數過孫以敬 許 煥 周 羣 吳國杰 楊雲桂

三千口詩書而蹈無賴躬奸究而矜聖賢誕妄不經戲侮凌蔑其罪二也

一曰煽聚朋黨朝野清寧為福至治大道為公仕宦勤職守士子勵志行責賤不可相援出處何必互徇茲者沿戶聚徒到處要盟勢利行而廉恥喪奔競急而業務墮乃至千里赴會停撓動以萬艘一刺典誥簿註輒已盈箱贊儀行賂勤於翰輓郵筒薦引急於羽符下至僧道優娼入社而教價驟貴微至星醫卜相入社則技術乃行上方三君八俊品行何稽下比八閩五鬼奸鄙已極嗚呼從來朋黨雖清流人望鮮不覺募起國家况乎此輩有不為喪亂之階乎其罪三也

一曰妨賢樹權夫賞罰者人主之柄取舍者賞罰之原今未及比試名第預揭

若非周張之徒即為楊顧之黨周為周鍾楊為楊 魁元成於齒頰增廩成於赫

蹠遂使司衛空設登落一決於党人好修無憑榮辱惟視乎盟社嗟乎明主求

賢惟日不足今年嚴試較明歲復存舉詔諭不下數十糜費動以萬計然提不

出漕采之党則何不直宣二子博徵國表諸士咨以王伯之畧富強之策與拳

勇騎射方術之輩上不至升天下不至入地凡宇宙可辦之事古今曾有之人

無不羅儲於社中稽名進用考較不煩帑藏不費關防不設時日不曠豈不公

私交利乃使黜陟謝於私門恩威不出主上何其謬乎其罪四也

一曰招集匪人夫實行之士杜門自守卓犖之英罄折為羞故子冶不通交於

高蔡巨勝獨抗節於伯車跣步自好出處可觀茲何獨拜床下不過名豪權貴

之家傳經帳中悉是財虜勢雄之子汎首高尻廉恥掃地懷金挾刺奸詭揀天

同門分據於要津兇渠羽翰其門戶或號神行太保孫孟或呼智多學究曹聞

傳檄星馳電發宴會糟丘肉林夫公荐國寶桃李猶嫌私植陰署隼犬爪牙將

以誰施豈無異人悞附狡窟使令蔡傭浪詫仙丹然而醜類既繁能無邪慝之

作怙勢無己必有睥睨之心此其罪五也

一曰傷風敗俗彞倫敦于門惟化行務去滿澆故修于家者不驚其名篤于志

者不惑乎勢里族所朴茂政令所以易施也今者蠅附蟻趨成炙手之勢燭狐

攘鼠竊深腐心之陰謀或士子而揀盟當道或縉紳而奴隸衣冠富貴為遊子

可以逐其名勢所倚第可以傾其元惟利是親惟名是友貧交儉戚棄如仇寇

老成愿士賤若死灰故時俗所稱五倫僅有其二二者又喪其半蓋謂人知愛

子子不知愛父情篤夫婦涼炎轉離合也其餘長幼朋友以及君臣又何有乎

如此悖惡習以成風恬不知怪此其罪六也

一曰諂訕橫議政治得失有言責者當建明有職守者當奉法且其才可用雖祈奚何惡于仇苟無可取即馬服不私其子所以效忠貞而示至公也茲者黨人未即大用則君不是朝廷黜其私則相不是惟復社乃有經術惟復社乃有功名外乎黨者則斥之異我用者則非之曾閔夷齊閉門難述德行張韓衛霍寡交難列才能遭其毀薄王公可驟失貴邀其矜賤寒畯可立致身噫嘻踐露知暑履霜知冰盟社至此殆莫測其所終此其罪七也

一曰污習喪品士子人倫之羽儀縉紳國家之楨幹志趣不高明無以為風化行不端方無以為事功惟茲復社名爵所聚慕效攸聞乃遊博馬吊之戲老傳而童習中弄賣豎之言塗誦而口占誇豪舉于一擲錙銖動成詬詈買歡笑于

千觴別袂已見睚眦族謀朋誘貪同推劫調欺虐謔薄若丹鋒座則紅粉成行宴必梨園空國使財匱民媮姦賊莫救端寔由斯此其罪八也

一曰竊位喪功窮有操守故達有廉節學務沉密故事多幹理今此復社歷數名貴指方多屈寔稽成迹錄無片長大約處錢糧則先囊橐而後國儲司銓選則最党賄而殿公直理刑獄則曲直淆而貧富別臨戎馬則戰勝屈而遜避精種之伎倆惟見韜梅班之功効何人建明夫以堂之天朝曾無一人展頗牧之猷追管樂之略卒使聖主有仰屋之嘆忠良同晨星之數典戎無功幹方莫理乃至于此良由此輩故尚怪偽立謹黨權懸旌叫噪攘臂銜鬻使風聲之子因迷而失所學瓌瑰之彥懷羞而不肯干故人才零落衰弱日甚也自是制科無人不得不任貂璫文臣無人不得不任武弁理勢必然無足怪者今不思自尤

平日鮮志操少學術生無以慰聖天子之望死不足以塞責乃群相致憾于引
用之謬流品之雜抑何說欤此其罪九也

一曰名寇致災側陋揚而幽憤釋其才獲而任使精疹盤所以消寇亂所以平
也今社黨布結橫于朝野主司無非社友府縣多是朋徒杯酒相囑驚驥可以
更價苞苴所遺鴟鳳無妨變故雅好自重有有惟谷窮途之嘆朴直不阿無前洗冢
浴之恩怨毒憤盈則好亂樂禍之徒不呼而集悲愁沉滯則愆陰伏陽之變有
召而來近歲風蝗繼作流寇陡發天人之應實有相因其罪十也

嗚呼牛李興而唐不振蜀洛角而宋以衰衰勿黨之禍自古有之實因族類太別
則好惡恒僻志氣既乖則爭鬪必紛積輕成重羽可覆舟上悞君父下悖物情
况以越州踰郡之衆諸教襟流之伎誣罔驕狠之習險詐詭鄙之謀相率推戴

此狂妄之溥采閉賢路絕公道布爪翼恣貪詭靡人不有靡克不為雖社稷靈
長之福萬之無窮亦豈堪為斯輩朘削乎是真當痛哭流涕而急以上聞者也
某等艸莽疎賤忠憤自矢伏讀制書嚴切仰望鋤奸誅叛激濁揚清不泯更容
逆黨永長亂源如其有此則君子之道終消治理殆不可復非志士裂冠毀冕
之日即忠良忘生勵節之秋當不憚君門萬里安斧鑕而鳴其罪矣特此露布
以彰公討至于吞婪武斷耗斲鄉曲又通行之惡非賊國之源無重爰書何堪
毛舉嘉定徐懷丹布

按西張文章氣誼海內宗仰久為浙人忌嫉又天如主盟社局引掖名流攻
擊浙黨不遺餘力烏程仇之尤甚百計中傷因造款傳布中外當時幾陷不
測幸天如早世免得於禍云

張天如著書甚多有以錄齋集近集史論一編二編若干卷史論畧春秋三書所輯有十三經註疏及合纂史則有歷代文典文乘及崇禎大典尚未成已行世者有通鑑紀事本末宋元紀事本末評定南北史魏齊周書子則取文選廣文選唐文粹宋文鑑元文類彙之名曰五莛又有百名家集歷代名臣奏議

崇禎十五年八月以御史劉燕祚言命江南提學御史輯解張溥所著述進覽

復社紀畧下卷終

二張先生吾妻之名賢也所惜者復社事為是非君子之道也孔子云君子矜而不爭群而不黨又曰君子和而不同君子周而不比復社所為大相標榜攻擊異己詆誹當塗劫制有司雖多出其門下所為而實主盟者之過也當爾時上下實應且憎攻之者亦不一人致于宸聽幾興大獄幸而天如座師周延儒再起入朝為之周旋庇護天如又早世稍解次年壬午三月受先父具疏言立社時在臨川未嘗與社懷宗視疏云死者死病者病都不究着提學行禁止許課文業不許徒尚浮華標榜干譽事遂寢危開基識